

續金華叢書





柳待制文集卷十五

續金華叢書

記

崇福永樂寺記

吳江圍封以水爲城泖涇港瀆綺錯棊布浮屠氏之居間見於葭菼  
間水鳥樹林各具殊勝楚粵之郊無是景也由州郭西南去七十里  
有塘曰荻塘有地曰雙楊故未有寺而有寺始實際大師永眞眞字  
無相常熟姚氏子早依慧照大師圓公薙髮受具嘗出遊方過雙楊  
愛其融結完厚據勢不騫將求席地修習禪觀里大家周氏因聞生  
悟斥其地數十畝施而歸之眞誅茅結屋作華光王像昕夕祈叩焚  
指自誓將興道場積誠上孚神與嘉應緇白之侶善其戒行聞者見  
者委施恐後眞度其力與時可以建事乃大興土木宏啓寶坊居佛  
之殿演法之堂縣簾之樓櫺藏之室若山門庫院齋廡庖廩咸以序  
爲凡所締構必極堅好單鉢趨庭鐘魚答響轟然壯觀將與名藍望  
刹角麗而爭華矣內戚謝節使稟聞而起信爲請于朝有旨錫寺額

曰崇福永樂之寺使著甲乙流傳之令而賜真紫衣師號嘉其白業而煥飾之時則宋淳祐之七年也真尋以福建轉運使劉公之招出世建寧之安國闋歲謝歸至元十五年六十三示寂于寺之方丈度其徒二十餘人而若普顯普修普信普曉普淨普達則其上首也顯繼席十年而修實嗣修亦端一有爲益建大閣斲木爲盧舍那金身坐寶蓮華上旁列千佛別印三藏教經五千四十八卷函盛皮置龕栖左右如龍宮之湧現而帝網之褰開麗且密矣初眞肇基嘗插艸建標曰某當作堂某當作室後必有成我志者人固疑而未信也今千楹萬礎雲蒸霧鬱屹爲大方之家雖其願力弘深有以致之亦由繼述得人克濟斯美可不謂之盛際哉修傳信曉而次及于達達且老自念昔吾師實際不階尺寸之力規作蘭若依乘佛智幸就功緒爲吾之徒被服三衣蠲除五欲有宮居粒食之安無更繇賦租之累固祖德之封培而法源之流衍者也惟古招提其名迹緣起記蒞樞機傳在人口周于聽聞以有文字爲之紀述故能久而益著今吾

寺六世百年傳持一道而碑版無辭圖牒未載何以揭德訓嗣孰專  
製作其往請辭于是其徒元鼎方建業大慈教庠乃介其宗主天泉  
餘澤乞予文之於石泉與予異名同行不得辭則爲次序其言而繫  
之以頌頌凡六章章十句頌曰巖巖像法浹於寰中如月印水如雲  
行空觸之則是境境圓融我行江吳湖澤西東幢刹相望殷其鼓鐘  
其一 雙楊之洲土非根著灌木深蒲葺焉叢薄孰開精藍揭名永樂  
觚棟鵬騫簷牙獸攫法法毗盧門門樓閣 其二 於維永樂爰始經營  
以華光王爲護法城一華旣發五葉同榮施道旁流百川就盈致沛  
力致成則天成 其三 繫實際師昔在佛世宅茲空荒修三摩地是舍  
利光珠潛五閎乘大因緣揮發神智譬如酌泉望滿一器 其四 際則  
往矣百年六傳孰引孰承其世多賢謂是永樂雖名梵筵如一微塵  
栖于毫顛卽佛觀佛說法熾然 其五 法不虛行以人而重四分六儀  
三時禪誦樹影水聲皆其機用以我是心歸美讚頌 缺

稱心寺重建佛殿記

釋氏緣業之說儒者在所不論然自其一曲推而致之則有感必應無微不顯是皆一理之形非崇虛翼僞比也棟宇形器之末初若無繫乎道然迹其廢興在人成壞因時足以占像法之汗隆示民情之向背所謂有緣有業者豈不較然著哉大都崇真宮提舉道士薛君立義子方外友也比歲退隱貴溪龍虎山中以書諭子曰我仙浦里之有薛氏始唐旗頭大將軍大司徒公史不傳而譜佚我不知其去公若于世計是官號爵級必出于唐末五季用武之際殆一時之禮制歟司徒之後稍稍向用儒術至宋太學博士邦彥與其子南城縣尉穎尤好浮屠言建寺里中請額稱心度僧甲乙居之繼遭寇燬紹興初穎子習淳熙中習子徹復先後增施園田重新基構架虛爲樓範金爲鐘寺制方備而宋社已墟會里民有倡亂稱兵掠仙浦而過者寺則再燬我薛氏宋亦浸漚而浸微矣爲淳熙之役者恩州南丹縣令則我之曾祖也泰定三年我自崇真南歸主僧於善以復寺告重念我先世克崇因果成是精藍傳序在我適承其廢而我寄迹老

子法中莫能躬薦土木之勞惟當傾倒囊楮佐興凡役以無忝我所  
生善說曰此檀越之弘願而比丘之勝因也予其敢有弗虔明年粟  
布工材畢具三月王子佛殿成其崇幾尺縱廣幾尺又明年兩廡成  
門堂齋寢各以序爲莊嚴麗密耽然盛觀過者改視知薛氏之猶有  
餘祉也子幸以文賁我一以昭往迹而一以厲方來如將誘爲緣業  
則我所未暇嗟夫稱心一席地無法炬之光明無說鈴之化誘賴薛  
氏之多賢訖重輝而再造玄義妙善雖則異名同行要其尊祖扶宗  
之意炳如也是役之興殿爲巨故題其額曰稱心寺重建佛殿記尙  
亦史氏舉凡之例哉元統二年冬十又一月望日製

藥師院記

藥師院栖僧數百指在清江鎮市闔中蓋不知興作緣起而藥師者  
如來之別號以是名其刹固謂衆生顛倒因病得瞻如來妙有光相  
猶如痿者獲伸矚者霑飲何必身踐耆域之塲手探方匕之劑自然  
安隱饒益稱吾法已由宋寶佑戊午至今大德丁未院嘗三燬賴其

徒多才良故能顯致信施屢償屢興愈新愈盛東西行者每覩之以  
爲市區隆美之候像法之流亦繫乎人哉皇慶元年歲在壬子主僧  
士選性玉相繼經畫而大佛寶殿成豐崇麗密竈異曩稱善士何定  
山上座杲日實薦材輸力院衆奮踊因相顧言殿役最鉅厥旣底績  
乃若寺制之當備吾而可諉其責於是從義傾斥衣盂建法堂普潤  
哀輯勝賞作三門以和又攻石陶土增築繚垣齋廡庖庾輻集鱗比  
巖然煥然目睹心竦生大歡喜以爲如來覺苑化現湧出隨所敬禮  
而得開度譬諸智井鑿深更取清泉以悅衆口轆纜不費水味益佳  
施者受者皆名報恩爲國貽慶然則古德之以是名院究其緣起不  
在斯乎泰和二年以和遊京師款門求記爲次其說使歸而鑲之以  
昭來者九月三日記

慈慧菴記

先儒所詮大抵依智以成言而假喻以顯道今大經所說堂臺塔廟  
象馬車輿衣絨纓珞總衆寶以嚴節約四法而安住將以示開遮之



和該權實之用爲大根大器人設也然而衆智有偏圓情識有利鈍  
玄徒白羽隨順修行猶有待于卽境生悟因事達理則莊嚴像法殫  
極華好使人目覩淨光耳聆妙音足踐化域而一方千佛十方萬佛  
光明勝幢融攝所至卽名寶坊何嘗不認大經所說爲眞實義哉思  
昔一士依止雙檣樹下著僧伽黎衣在家出家說心王法號名善慧  
則吾婺人也雖內院之分身已化而松山之行道猶存至今緇素之  
倫雅崇性相之論王曇願爲上首靈運恐後成佛抑有自來慈慧菴  
在郡城西北陬故爲王氏第學佛人周覺聰始買居之覺聰早持內  
典有所證入誓息諸緣歸誠圓覺卽以安處施作伽藍構殿像佛做  
門通道旛彩香華旣已備諸供養又謂瞻仰吾法依于一相而流通  
衆妙實在契經掄材徵工復作大華嚴閣贖盡經八十一卷皮實其  
上斲木塗金爲盧舍那佛化身一軀繪經變千佛其左其右時節大  
會四衆咸集然燈散華吹螺擊鼓誦經歌唄歸美報上在大城中隱  
然爲象王一窟矣于是遠近傾信稍以貲來委施無幾而覺聰謝世

予覺照承志尤謹拓開後隙地益建彌陀殿翼以齋寢總若干間而  
庖廩匱井鐘磬幢蓋取所宜具皆以縮成凡施之出于其私與合之  
于眾得田若干畝而薰蠟茗劑之須無外求者覺照不懈進修謙已  
能受聞旁縣龍丘有苦行人葉性空嘗涉道自在乃虛左席延而致  
之俾以一音演暢申祝國釐而次以愷利羣生蓋其志不以述事爲  
已足而以弘法爲已任使居善慧之鄉咸修覺照之行豈有攘袂于  
其間者哉予友張君子長居邇慈慧間嘗道予往游覺照淪茗羞供  
瀝誠致辭丐予施文傳信方來昔予講禮之暇稍窺覺苑之際見世  
之談實相者迷空假之原論無學者滯有漏之因方閱焉悲之竊喜  
覺照不隳形體墮業識而能作是方便以自修自證在于晚季豈不  
猶賢矣乎菴蓋作始于大德癸卯三年而覺成十年而聽化去又十  
五年覺照作別殿而菴制粗備屬茲序續而將有賴于吾言吾言何  
足賴也元統三年歲次乙亥夏五月旣望蜀山居士柳貫記

五縣所負山口仙華山山去縣尚十五里行未半道有浮屠氏之居  
榜龍華寺者經始于柴氏婦胡而緒成于其孫善義龍華廢寺額義  
請于官揭而顏之用舊典也初里大僧師遠早遊諸方參禮名師卓  
有見解依虎丘不傳本靈隱而不化去依淨慈斷倫而倫又化去  
返栖故山將以究了已事胡之母子竊深敬之爲卜其居之右作積  
善庵迎之以來且命義從之游處遠庵居六年而寂於是義拳拳弘  
法之念不懈益勤間至錢塘或導之入謁淨慈愚極室中極啓之道  
要義愈感服時及庵信絕學勤繼主西峯義往來咨扣二公尤掖進  
之秋江湛方自華頂起單懃婺城北圓覺庵義一見與語合意卽介  
勤請住積善厥旣受請撰曰入庵開法而四方慕道之侶知義可以  
依止來者如赴義又益治禪栖規恢法會是歲坐夏者餘五十單縣  
主簿趙君郁見而躋之始勸義請故額以寺易庵又明年湛遷住華  
藏衆亦隨散義愀然曰有寺無僧猶虛器也吾可以求之人乎迺以  
傳姓承宗之事付之兄子自乞祝髮受度焚香設像遙禮遠公爲之

師焉蓋昔以遠故作庵而遠又嘗陷我以禪悅之味者也遠爲初祖  
則由我以及世世傳次住持尙吾祖母崇法敬僧之意有在于茲義  
誠知本哉自義受服三衣荷承大法晨營夕計唯以堂室未宏像圖  
未飾爲已策勵凡窘身節口以有銖縷之贏不以給諸斲削之伎則  
以授之采繪之工今殿寢中嚴門闕外敞徑術繩引齋廡翼張而演  
法之堂旃檀之林香積之厨參峙臚列森邃蕭爽鐘有龔篋經有函  
皮有田以給餽粥有林以備薪樵圃可以畊井可以汲視諸方大雄  
氏之宮亦充美矣而義之言則曰是在吾法猶爲未具復闢地其後  
建千佛閣負閣爲普賢殿四楹藻梲繡栴上下曠發位虛舍那佛閣  
中而旁寘賢劫千佛坐像其次斲木髹形塗金渥采相好莊嚴若幻  
而出香華幢蓋備諸雜飾時節大會有式有度然皆有以資之無外  
求者吾縣雖斗絕而經塗所出披緇衣褐之徒解履升堂甘寢美食  
如返家舍有以陰翼其向道之誠古人建立叢林其意正惟有得于  
此焉耳義之爲是寺役也閱三世四十年若其伯叔兄弟與其故妻

之姊妯咸有所助而施之出于檀信者亦十得二三獨里士趙君某  
及其內子張緣契特厚所捐貲相其造閣之役度僧之事又斥腴田  
若干畝歲入其租以供普賢會凡費所謂有以資之者也今立祠閣  
西每食必祝淨屠人所爲修其祀報蓋如是而已趙君子友也間持  
義之言請予曰義耄且衰矣深惟夙植善根攝是正念殫智畢慮開  
拓精藍雖名有漏之因實覬無窮之利然我能奮興于前而不能必  
其緣引于後則植者有時而仆築者有時而隳華絢麗密者有時而  
埃礮無餘我爲是懼亦無筆爲訓辭以傳示於我後之人且誓言于  
佛而以天龍鬼神禁而誘迪之矣意猶以爲未也檀越爲我謀文  
顯著于石使有目咸睹有耳咸聞豈不益爲可恃哉義之所以必假  
吾言以致其請者以君之不我欺也予受言已則辭而識之曰佛法  
被于天下名山大澤之間壽國福民之祀鼓鐘相聞大抵歸于釋矣  
然其人豈能皆以說鈴化讐流俗必使之塗塞耳目以同入于幻囿  
不可救止而後已也蓋亦有山林特起之士返流自照發眞歸元用

其善巧方便聞修至于積之久而豈居廣藉迄就功緒則簣進而  
爲山水至而成渠若善義之于龍華始奮其孤孱之力以卒成是偉  
異之觀雖欲不歸之緣業詎可得乎然則義之假象以顯智因境以  
導迷又豈不欲率此士衆生同登淨覺而延茲堅根碩葉之蔭于方  
來而未已也耶乃若田業之籍于寺者或義所自施或得之衆施與  
凡佐其肇興之費者細大畢紀將託茲石之陰繫而鏡焉其不私人  
之惠又如此嗚呼世出世間有二法哉

僊華山化城精舍記

僊華山之南麓蹊術北引繚原田度澗岡前行可數里至東峯之下  
有谷窈然中藏有泉滃然仰出其土田宜樹藝浮屠若空者受經於  
山北之皇安普利院出參禮名師遊浙東西倦且休矣始披荒得之  
剪茅茨室度可尋丈將自食其力以修習禪觀究了大事久之白衣  
人稍來依止而室隘莫能容空之師清衍比受請樓氏主其墳菴長  
者億聞空苦行而嘉之爲徙其家廢佛祠位于中以嚴像法作齋寢

庖福使可繼處天童竺西和南題其榜化城精舍表緣業也于是龍  
峯主僧永鎮首施田若干畝且勸發長者斥田山園總若干畝隸之  
衍曰吾則不可以無施也亦割私田若干畝歸焉空受施已知其道  
肫懇可信益務力生勤事不懈進修而門廡鐘閣咸以序爲始圖觀  
音大士像于北壁更搏土爲之飾以黃金範銅作鐘亦若干觔而贏  
有田若干畝施而入者若干空所經紀者若干楸樹之墟化爲寶所  
猩颯之穴現成法筵瞻者生敬遊者忘去行修而緣稔雖空亦不自  
意其成就如是佛之爲教尊嚴廣大可勝贊哉昔吾鄉先生方韶父  
隱山南東嗜詩好遊探擷奇秀攄發芳華是山之勝幾無佚美矣歿  
且葬域距精舍不數十舉武子時方教國子赴來韓行爲銘其孤樁  
梓鑽石未樹予解江西之明年始率里友買田具施請寓祠植碣精  
舍空曰吾師也有施道焉其曷敢不承及予絮酒以往空作禮迎勞  
固嘗問詩法于先生師之亦宜間數歲空攝衣入謁曰檀越爲我識  
精舍本末予以先生故屬筆夫奚辭予觀自古佛者苦心窘形離智

斷念竄伏于空林灌莽之間晝日力作食艸木實晨莫稽首合爪崇  
法事師如承父母而加畏慎雖踐蛇茹蠱交變于前以爲是偶然者  
其心精進無有退轉故能攝受諸難返照自性平等眾生入佛三昧  
其堅苦悴辱若是異時壁觀一婆羅門身心寂然非有放光動地之  
祥而法印眞乘燈燈不昧天下叢席藉以爲宗今世祀益縣祖風不  
紹三衣改飾伊蒲罷供將明小果之因難甚一華之見於斯時也使  
無識超見卓如空等輩拔于泆淪歸潔其身而思滅苦本之士猶得  
託焉以處則澗盤之上不名一迹可不可哉雖然念拮据之不易重  
付累之有人此又繫乎緣業之洪纖予亦安能知之也至元改元之  
明年青龍丙子春正月丁巳太常博士柳貫記

橫山龍神廟記

婺衢二水會于蘭陰合流而下爲蘭溪治城占水之東而直其西南  
自山橫障衢水之衝者橫山也水方湍悍而巖崖扼之泓渟灣洄匯  
爲深淵宜有龍神潛于其中出光景騰雲氣蓄洩雷雨而潤澤羣物



其爲造化之府章章異哉然則神之嘉惠于茲土舊矣而民之報事于神者宜何如山故有龍神祠比歲因廢不舉厥咎在民而吏亦安能無責乎爾重紀至元二年其歲乙亥夏秋不雨赭原焦野民憂無年長牧僚吏爲禱禱羣望靡牲殫幣神弗顧答州判官王侯庭鈺獨深繫心焉乃進父老而問郡故得龍淵之迹郊郭數里而近練日宿齋屏卻車騎親卽其處取香辦書齋意厲深潔誠籲于明神垂瓶而挹清泠張旗而導先御見山際升雲如縷有頃立陰四塞甘澍滂流四境旣足萬栢咸蘇民吏交口歸德于侯侯曰盍新祠廟昭答神貺乃出餐錢以爲民倡又明年廟成具石來請刻辭嗟乎神智變化莫靈于龍矣淵飛而天行豈有迹哉然而窟宅斯在胥蠻潛通雖未可的然求之方體之中而亦不可漠然委之方體之外惟夫以心感心以神格神則所謂神智變化而爲靈者無在不在眞若蓄之宮沼可參而擾也王侯以賞延入官廉靖寡欲而篤于愛物肆茲閔旱之誠實本宜人之政龍維神物不聞則已聞之其有弗饗者乎然則廟而

祀之以申微于方來是則不可以無記也乃記而鏡之于石

鄭氏旌表義門記

治古之時家自爲宗而宗則有法若制爲冠昏喪祭之儀與施之親疏隆殺之等凡因人情立人義而繫乎一家之政令者皆是也然宗雖敘于一家而法實周于天下閭與黨率胥成孝敬之風化洽教敷壹是仁讓之俗于斯時也義且泯于無形而名烏乎生蓋至于道隱民散代衰禮替而宗統服紀藐焉無屬借鋤取帚勃蹊闕墻或不待閱世而繼見之矣則夫操長民之柄者將以致夫潛轉密移之功亦安得不爲之率德厲行使之知所勸而強于爲善善者旣彰惡者斯輝于是又取其出于天性而和諸物則人人可以制而行之者命之曰義字其民曰義民表其門曰義門扶衰救敝名存與存君子蓋有甚不得已也記曰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同之世吾不得而見之得見小康者斯可矣然則舉斯世之大而義之問見者僅僅若是是可嘉也亦重可嘆也吾里鄭氏之以義門被

旌表且三十年於茲視其家庭而其悃孝廣弟之日滋講信修睦之日謹植本固而浚源遠矣蓋自其七世祖諱淮始與其二兄弟卜吾里之感德鄉居焉其後三家浸盛名其地三鄭示有先也沿淮而下六世曰某某卒之儉勤以啓大其基七世曰文祠大和文泰文厚文轟重之積善以恢弘厥緒併其翼子貽孫間及八世不裂籍以爲異不殖已以自私尊尊而親親老老而幼幼凡聚廬以處同釜甑以食者支屬口餘百僮手指千薰然義風不戒而趨爲之冠昏以重其始爲之喪祭以厚其終月薦以著存時饗以尊者男事詩書女事蠶績昭穆有序貴賤有差出相助也入相保也服勞于作息之間而維繫于禮法之內雖等之十世以至于百世可也初里耆列其事于縣縣令長上之大府具移廉訪使者覆按如章以次達于中書下之儀曹請用故事賜旌表亦旣報下大書其門曰旌表孝義鄭氏之門矣今文嗣文泰文厚文轟皆不克壽而大和方以踰七望八之年益經紀其家事潤飾其門戶凡欲納之于禮而範之于義而後已會朝廷方

修通制頒行郡國若曰諸以孝義旌門者與免雜役縣復準令有請及轉而上聞由部而省咸謂宜如制令卽賜蠲復命旣下大和感激思奮拜手稽首言曰熙朝之所以惠綏于我屨里之細眡者可謂至矣吾高曾祖考之所以啓佑于我不令之子孫者亦可謂厚矣大和耄且及之誓殫餘晷課諸子姪力耕以奉公上而暇則詠歌帝力終爲盛世之幸民而已顧惟伯父當干戈俶擾之際早捐館舍吾先人抗身艱阨上奉尊老下慈孤幼敷菑撲斲以紹開先業至於吾世而吾兄文嗣吾弟文泰益躬躬盡瘁纍銖積寸修其疆畝以畢茲塗履恫瘝再世豈易然哉今進承旌復之恩拔諸什伍之籍譬之塗芻行葦得免牛羊踐履甚幸甚休使不謀文顯刻金石則何以迓續芳猷傳之來裔乃以其文屬貫貫則復之曰義出乎人心而還以制乎人心者也自其動于所感或不能無欲而世遂以爲欲勝則害義義立則利無與存彼蓋知夫孟氏義利之反矣而不知記禮者之言固嘗深致意人情人義人利人患之辨而又必曰舍禮何以治之惟其本

義以制情是以因義以成利以利爲利者末也而以義爲利者知其本者也然則治之以禮其諸總攝人心携持世故之微權也歟君子蓋有所甚不得已焉而非其盛之謂也旌門復役國之令典而顧以畀諸一介草莽之臣其鼓舞興起之意夫豈私一鄭氏哉機動籟鳴必有得于言意之表者而貫何足以知之貫里人也請以是刻之庭曲之碑以侈茲幸遇而且以貽諸後人云

重修適意亭記

烏傷漢縣也直其南東鄉曰雙林村曰蒲墟有朱氏者世居之按志自晉東陽太守諱垣始徙至臨海太守諱汎遂占籍爲縣人東陽與金威將軍諱禮齊揚州刺史諱幼三墓皆在村旁蜀山下而金威更廟食其鄉民歲時歌舞奉嘗之不絕譜云五代之亂一翁十八季翁最得上壽嘗治鐵作羅漢像使季人奉其一散而居于村之西東至今縣多朱氏人謂有像者爲朱氏之世之徵而像尙八九在然族散代遷昭穆有不相通者矣蒲墟後用朱氏昏嫁道餞儀物烜赫有光

改名赤岸其卽居者衣冠引翼詩禮纘承里號聞家而尤莫盛于季  
宋兄弟聯登甲科至七人皆以文雄一時迨茲六十年餘子孫班班  
有祿仕而抱道不試者亦能善其身以善其家晉齊之擇維有衍哉  
予家東距赤岸不贏三舍若溧水州判官繼善字性初與其猶子震  
亨字彥修不獨于予有交友之誼而重之以親戚之好焉今性初不  
可復作而彥修勲勲語予曰吾家故有適意亭吾高祖東堂府君字  
元德之所作也府君與宋工部侍郎毅齋先生徐文清公友善二子  
實從之遊府君時先生之家居也爲作斯亭延而致之以資和兌講  
習之益蓋先生之學出于文成二公而深體力行沈潛剛毅清風勁  
節凜然如冰雪孤松卽府君之能致先生與先生之屑意于府君其  
人品高邁固絕人遠矣府君下世亭且缺廢吾曾伯祖贈婺州路總  
管府治中府君嘗一營治之而自記之及吾世而亭燬於寇初面亭  
有池吾季父溧水府君除瓦礫興構築復作亭池上未成而季父卒  
官今吾將經緝是亭卽故址作金威祀以東堂府君侑且爲別室奉

先生之士焉蓋金威神祠于鄉府君始作亭而吾子孫承宗弗墜尙  
先生之教秩而祠之示有先也子能爲吾記亭興作之自而繹張先  
美以垂訓于方來尙吾季父之志也夫眇予晚出企瞻先生猶神龍  
之遊于玄間而威鳳之翔于千仞見且不可況欲藻績而形容之以  
自附于知言之士其將若何而自靖之耶獨念往嘗竊從鄉之耆艾  
講聞先生立朝大節想其面目嚴冷言論剴切雖出藩入從深簡穆  
陵之知而終始難進易退之風人至方之呂獻可范淳父則夫府君  
之以桑梓之故進得與之交從款密必非尋常木強之人固其有所  
不爲者矣亭爲兩公游息之舊釁成揭扁近不卽夫溪山原麓之名  
遠不示之操存省驗之要而必曰適意云者意夫兩公遊于亭上之  
是時也攬煙雲之卷舒矚卉木之榮悴雖萬物之變交乎吾前者有  
不勝窮而吾胸中天理流行之妙悠然沛然亦卽其所處而樂其所  
安夫豈有一毫舍己從人之私得以溷吾之意而敗吾之適也哉凡  
朱氏之所以蓄之播之而穫之炊之者是亭實肇基之耳今亭則完

美矣而有祠有主出于原始要終之意無弗厚也赤岸之有朱氏繇  
歷殆餘千年肆揚州之治行第一傳信史牒金威之功烈宜祀簡在  
人心下逮東堂府君之取友輔仁又得文清爲之引重雖文清訥言  
尙行他無所考見而世譜後題鑿鑿數十語珠光玉采其爲朱氏貴  
澤之者已不啻千百言之多矣然則朱氏之子若孫竦瞻楹栢慨想  
儀刑競于問學而強于爲善思夫天地吾身禹稷吾事皆由己推而  
致之彼科目祿仕可以倖得之者則一趙孟能貴賤之矣吾朱氏之  
先所以劬躬燾後封培而潤澤之者則不在是也乃若前記所云亭  
之興廢吾家之盛衰占焉此朱氏十一字符也有亭無亭何損益于  
朱氏蓋知有亭則知尊祖而敬宗在爾後之人承之斲之爲何如耳  
詩曰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又曰相在爾室尙不愧于屋漏請歌以  
饗羣宗吾友白雲先生許君益之朱氏壻也彥修還以予言卽而請  
焉其將有發矣夫其將有發矣夫重紀至元之三年其歲丁丑秋八  
月壬午里後學柳貫謹記



崇化堂記

吾鄉友吳君師道爲邑於池之建德且三年矣旣不欲厲民以自厚而又不欲鄙夷其民以遂拂其可善之性則孜孜焉以學爲務謂令之責不在于簿書期會獄訟予奪之間而在于化導表率漸摩薰染之有其具于是督逋租斂餘贏飭材庀工作講藝之堂七楹間還嘉定崇化之舊其制高爽麗密足以起靡陋而支永久矣旣成以書來告曰我將日進其學之諸生講其所是而禁其所非以知學非身外之物而勸相興起則固令之職所宜爲蓋其一以是自勵而其一以是勵諸人子其爲我記而啓之何如夫講道修改仕者均有責焉然其所施有緩急所就有厚薄要未可以概論之也故令之去民爲最近而其教民爲最切朝發一言于堂序之上而夕可以達之荒村陋落之陬所教者不一二而所感以化者已十百其效簡且易致如此世顧迂之何哉六經羣聖人之言載道以行乎萬世者也賴諸儒發微闡奧瑩然無疑今雖去之逾遠舉而措之則大之可以善天下國

家小之可以善吾身學何負于人哉人適負之耳士不幸不生聖人  
之時不被聖人之澤不得盡吾之性以盡人之性是則繫之時矣而  
又幸而得乘道統絕續之運出于諸儒完經翼傳之餘進獲所承而  
退獲所守有弗講焉講之無弗受也有弗修焉修之無弗至也是豈  
不又繫之人乎建德屋山爲縣茹蘭之溪經縣治西流會于堯溪以  
入于大江蓋大江以東窮徼絕域也其十風貴土著而賤遊徙其民  
樂寬簡而少鬪訟令以平易治之輒取能名去而建德爲善邑矣吳  
君志剛識明果于問學而其學爲有原本者起家進士三遷而爲邑  
于茲旣因俗以導民而又欲累善以成政乃作斯堂進諸生而日講  
焉先之以經術將審其所是而格其所非則有先儒訓釋之言具存  
學官按而求之聖人之道抑何遠乎爾自君之悉心于學也作靈星  
門新兩廡鐫紀產碑範銅爲祭器以備物成禮是不一役而斯堂之  
作績用尤著蓋學初徙于宋嘉定中堂之上爲六經閣燬于天曆已  
巳今堂成而閣未克爲則以役大費巨故也若昔記其成者鄱陽柴

公中行也石旣燬不復存矣柴公名在慶元僞學之籍其言必不碌碌顧予何人而敢襲其遊塵以犯是不韙之誅哉君訪而有得則請大書刻之以爲斯邑之藻藉吾言何足儷也

婺源州重建晦菴書院記

孟氏之傳接乎孔氏未遠也紫陽之世派之濂洛亦未遠也然而繼絕學於人心陷溺之餘振墜緒于世衰道微之後放淫距諛而天下

一治扶世立教而經籍大明是則聖學顯晦之候而道統絕續之機立學有莫過魯有祠禮緣義起而以教道結民心在於邦典有足徵矣謹按徽國文公紫陽先生朱氏世籍徽之婺源而自先吏部府君始因仕留閩遂徙建上先生雖生于尤溪講學于崇安而黃墩故宅吏部固嘗居之中歲還省墳墓議將考室而未果惓惓土思繫夫典則固其不忘者如是先生之學出于龜山之再傳而實上承濂洛之緒統婺源故梓則春陵之營道而武夷晦菴則溢浦之蓮峯也尸而祝之比諸闕里使讀其書爲其學者誦絃于斯禴祠于斯則祠塾之

建其視禮之高堂樂之制氏孰爲輕重哉自先生歿而其學已大章  
顯逮易名賜諡配饗孔子廟庭而郡國之祠將徧天下獨婺源爲縣  
時僅僅附祀學宮後其所宜先如軼典何至元二十六年江東按察  
副使盧公掣行部次縣慙焉愧之方議經始書院時饒州路總管府  
治中汪君元圭歸休里居以狀白公吾惟文公里中子公爲書院吾  
之子弟竊將游焉請身任其責毋煩有司公旣相其成役又謂先生  
講道雲谷二滕公以鄉後學列于高第弟子并設主登侑重鄉學也  
復命有司請之行中書著額爲晦菴書院猶春陵湓浦之並揭濂溪  
道固一而已矣晦之一辭授受有原先生蓋已服之終身今又掇之  
以開來學表義抑深遠乎哉初所卜地在學之東位皆東向其後卽  
縣升州亦因而弗革延祐甲寅院燬于火於是汪君捐館久祠子南  
臺監察御史良臣同知福建都轉運鹽使良扈重于再造爲買北郭  
民居僑立書院其處占地庫下神弗寧止生師所廬亦窘燥濕迨返  
其故以聿崇新構方有事于能者而賢太守吳郡子公文傳適以磨

節泣郡粵初展禮卽有志其事爰及某月僉革政通民旣樂生士亦  
敬業乃因其時圖爲興復除撤蔽障改闢大遠面勢端直臨乎正陽  
位夫子廟於右而祠文公于左講舍中峙列廡翼舒門術有嚴階凡  
有截燭爨委積有庖有庾溪山獻秀卉木交蔭藏修游息無不具宜  
其經畫纖巨出公指授而掄材計傭委致金穀不懈益勤則治中諸  
孫思禮思仁光輔實以承志爲孝而能績于有歲可謂尙賢好德之  
世者矣山長黃嘉老辛力役之無怠樂書院之惟新緘辭將幣請著  
石章惟予末學若何言靖然嘗反覆乎七篇之旨觀其推明羣聖之  
序而知孟氏之承二聖者非空言又嘗紬繹乎集註之書考楊墨是  
非之辨而知紫陽氣化人事盛衰得失之論所以闡濂洛垂教之微  
言著百王致治之成法者爲全功善乎先正魏文靖公之言曰韓子  
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而予謂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以先生配孟  
子則當以鄒邑四基之祠而視吾婺源故里之祠矣然則新是祠塾  
於先生父母之鄉而聚其鄉人子弟以時修習禮教於其中有學孔

希孟之志而後宣之以爲黜邪扶正之用予知于公之有是心也而若汪氏之世善修于家而能爲人之所不能爲皆足以質諸先生之教而無愧于是乎書

新修石門洞書院記

石門洞自謝靈運初開境幽而地勝前人篇什郡國圖諫志其曲折縣與景合矣然觀靈運尋最高頂新營所住諸作不過蠟屐好遊伐山開徑之一事而若仰抱雲霏俯濯巖溜于以悟仁智動靜之體得內外交養之機此則深探密察學所自致靈運烏足以知之哉靈運之南出永嘉在宋景平間下逮皇元至元三十一年甲午之歲九百三十三年矣部使者王公僕按節過之乃始徵用廬山白鹿洞故事築書院山中置師弟子員使朝夕講肄以承國家敦儒育才之美占地幽夔而宅心神明爲學之方蓋得之矣自時厥後職風紀者以爲先務或補葺祠館或經紀膳羞隨其力之所至有敬無懈常若聖帥之恭臨乎前也至元改元之明年歲在丙子春三月肅政廉訪副使

魯公至道廉問溫處道出青田溪上艤舟登車祇謁廟下顧瞻楹桷  
擬焉將仆乃與從行掾馮迪何崇禮謀曰是豈前修作始之意予惟  
後至其敢不飭首發橐捐俸屬邑長李蘭奚令張智白之郡府掄材  
鳩工視其彫敗易致堅良不亟不徐以啓新功于是總管盧侯景以  
暇日親來計度命長若令涖其成役自郡監牧而下若邑之寮吏院  
之師生咸有所輸未踰月禮殿儀門論堂經閣齋廡庖廩以次及于  
瀑下之亭棟臺翬如堵城祗如鮮好整比軼于舊觀又新作靈星門  
六扉以嚴等威公還修贄菜禮告其成勳進諸生而教之曰書院據  
穹林雪瀑之勝旣新美矣爾曹游歌于是有義理之融液無紛華之  
軼轍執業而興充義而得得之在我求之在人是惟聖師成物之仁  
而亦憲臣勵學之意山長王時中起應曰時中不敏敢不敬恭乃事  
麗水令劉伯泉旣爲礪石具乃來請文予曰學者將以比物知類求  
仁入德固必有講有習而于山水瓌特之觀則亦何資乎耳庠序之  
教復于唐盛于宋聯而屬之備且悉矣然四書院之作尤爲統有宗

而會有元若李渤之于鹿洞朱洞之于嶽麓往往擇勝林樾寄懷泉石撫雲霞之舒卷攬霽暄之往來所以爲高深爲流峙未嘗不與陰陽之降升理欲之消息者相尋于無窮學豈有他術哉亦驗諸其此而已石門層巘竦立縣瀑中瀉清冽之氣冰入肌骨道書以爲玄鶴洞天宋紹聖中劉涇巨濟作郡紀其勝于石而米南宮實書之去朱令作亭王荆公述文時應不遠而巨濟文已略不及之然則土木之功其可恃耶王公經始書院距今且四十三年由執憲之多賢而繼猷之迭見故雖曠鹿之栖卒免園蔬之鞠肆今魯公又能迓續前徽益恢雅道掃莓苔而修俎豆鋤榛梗而起誦絃時維牧尹之英思廣藻芹之樂相茲率作迄底于成將令蹈詠之徒兩忘挑闢之刺則臨石門之境者如挹洙泗之波履書院之闕者如游鄒嶧之郊自明善誠身以馴致夫化民成俗之盛于斯望之矣昉輶傳之歲來後人文之日朗書院之所恃以久者雖與道體同期于無弊可也公擢至治辛酉乙科進士上第有學有政需用于時名伯篤魯丁其字至道西



域部人二掾皆由儒選而崇禮嘗由山東鄉賦登名春官矣其歲秋七月初吉太常博士柳貫記

處州路學歸田記

凡學田始皆官給歲籍賦租以供春秋時祀師生餼廩其疆理步畝載之戶曹之版明且悉也然自五十年來緇白殊流統屬角立挾邪飾僞之徒騁其私智謂學田無適主吾可以冒沒而攫取之或鑽石藏土中或逋賂竄鄉籍藉爲口實從其所司移文州縣往往符牒未及下而斂攘已蠶起訟理雖勤卒以卮言蔓辭淆亂糾錯莫能正定迨其久也是非得失繫乎法理欲消長存乎人彼爲是狡獪狙詐之謀者舉無以自匿于鑿空衡平之下校官去來捷如郵傳固莫知所適主而仁人君子執法持憲以臨乎民上斯主之矣處州路學田之在青田縣黃肚黃裏兩源者宋康定初郡守孫威敏公買之民間以隸于學有田有山有園地總之爲十三頃八十六畝四十步砧基在學圖牒在有司焉可誣也至元二十七年僧官楊總統倚法始橫延

慶寺僧師晟因搆誣詞陳之總所利兩源之便已豪據顯攘飾其言曰盧使君約建寺于唐乾元中施田二十頃四至內無官民田土宋宣和元年改寺爲觀三年而復五年知州黃葆光遂奪之入學蓋學自康定有田逮至元三十年厯歲二百五十寺未嘗無僧獨無一言及之何也且約起羣盜濠州以叛自稱刺史吳越遣將討平之卽其所施亦得之亂賊之手君子尙羞稱之固明是田爲康定始有之田矣歸之于學理則宜然郡府方上其議明年詔旨誕布凡贍學地土貢士莊田禁毋侵奪于是郡符首下挈其田還畀路學亡幾寺僧素禮如京師懇宣政院院臣納其偏詞不以達之省部直奏言宜如師晟所陳畫田三頃七十二畝付之寺僧而寺僧復沿是啓倖心不盡奪不屢郡府酌情論法檄青田主簿柴瓘教授杜熙躬卽其地量計田山地凡十四頃二十二畝其以三頃七十二畝予之寺僧餘十頃五十畝令路學依驗砧基帳籍入其賦租自皇慶元年以始郡具上帥憲二府報下如章越五年延祐三年僧元清者再懇之宣政大變

其詞謂所餘十頃五十畝皆在盧施四至之內。非所當有。復奏回  
付寺。近而學遠。僧獲而儒柔。獲者怙勢。柔者執理。蓋久而莫能自明。  
乃皇上御極之明年。元統二年。載錫璽書。申嚴學校地土之禁。職事  
趙良乘若干人。彙詞白郡府。府檄縉雲主簿鄭伯答。學錄薛元德與  
青田縣官重行檢括。其冬僉憲吳公按部至郡。府備成案上之。得報  
宜奉詔行事。吳公去而憲副李公實來。良乘復白寺僧慢令之狀。公  
取案閱之。悉知其姦。乃具移總管盧公。責之所屬。且俾經歷王君視  
書牘。除元標黃肚田五百三段。合三頃七十二畝。入之寺僧外。餘田  
地山十頃五十畝。盡還路學。其見佃湯文等十二甲。徵到鈔米。就給  
養士。是歲六月。李公復來。慮囚重屬。盧公其以歸田本末具鏡。諸石  
俾後有考。盧公謂予嘗執筆。禁奉常其言。宜傳信方來。乃使請辭。予  
學于孟氏者也。知息邪距諛。所以正人心。而閑聖道者。其趨甚正。至  
比之禹治洪水。周公膺戎狄。孔子作春秋。究而論之。君子以爲知言。  
今去程子又數百年。所云近理而非朱翟之比者。果安在哉。歸田一

政耳可以識三公正人閑聖之用矣春秋重歸侵疆而書法各異然則謹而著之不亦可乎李公名端字彥方保定人歷仕館閣入御史府出節東閩再轉而涖東浙摧發擊暴不撓不矜而尤尊其所自振揚風教壹本于儒學者稱靜齋先生吳公名燾字承禧廣平人再遷御史自汴移浙今爲廣東憲副廉靖有爲淵然儒者盧公名景字彥遠大名人世傳政譜守江陰守三衢皆有惠愛是三公乃所謂仁人君子臨乎民上而爲之適主者也若憲掾馮君迪杜君士謙武君瑛閻君國寶之佐其籌畫經歷王君文彪之宣其猷爲法宜率聯得書凡署牘官僚亦列名氏下方重勞烈也教授林堂後至不與與於樹碑記績之役故末繫之元統三年其歲乙亥秋八月癸丑太常博士東陽柳貫記

建德路學新製樂器記

陸維山水郡民重土著不事惰淫馴而治之宜若易然然宋上下三百年餘賢牧伯繼作惠綏善養之方何嘗不以學政爲先以爲詩書

禮樂之教入人最深非是則無以厲其衷固其本而刑格勢禁苟免無恥者有不足施要爲操得其術矣田諫議范文正趙清獻此一時也胡待制張宣公又一時也茲數公者言論風節爲世楷式概有偏重而典藩守節臨于是邦勸學範民隨時設施如出一軌何其盛哉雍熙間天下未有學而睦始遷廟建學自諫議倡之館生師備教養則成于文正清獻時則奉詔行事願列郡師帥有能有不能二公賢者宜不敢後待制當紹興初撤舊營新固已偉矣而門術側出猶有待于宣公闢而正之則自鼎遷物改以迄于今會幾何時歲紀之推移麾節之更禪已漫不可考而究圖學政扶樹教基亦不爲無人獨春秋二丁有祭無樂識者譏其禮制之未具以爲大邦羞元統元年其歲癸酉浚義王公昱自汲郡易節而來明年春躬執祀事于廷卒微歎曰隆禮備樂薦茲明德國有典常吾爲守臣其敢不飭以速厥戾于是教授潘子陽進復于公昔前任人嘗範金伐石爲鐘磬各十有六藏之尊爵之府而絲管陶革諸器色猶缺今當輯費求之杭市

弁致工師選弟子員肄其考擊絃歌之節惟奔走率職子鳴事也而  
敢以累公公曰諾不逾時舟來得琴一絃三絃五絃七絃九絃各一  
瑟一箏篪笛簫各一巢笙和笙各二塤一搏拊祝敵各一而若鐘磬  
之編篋簞崇牙流蘇雜飾與祝敵之推籥咸具率師弟子朝夕肄習  
及秋藝成會上丁釋奠出而薦之音節允諧儀文畢舉官師在位諸  
生綴行莫不竦耳動心知召和之有道而致饗之有容而公之于學  
蓋若衣食之維絲與粟無或忘也間卽長貳寮案謀所以補敗扶傾  
之略謂禮殿講堂役大費巨不葺則弊易携爲堅責誠在予自長貳  
而下咸應曰惟公所命乃以成畫授之校官凡梁棟桷榱之朽蠹弗  
任者爾求良木而更置之瓴甃塗堊之毀頓弗密者爾合眾技而繕  
新之次而齋廡門闕垣墉庖廩咸使完整足支永久蓋學之租入無  
贏校官旣殫力表率而有籍于儒者亦輸財就功不勸而趨皆以承  
公之意故也公每且望入學延見章達語及仁義則諄諄析理納之  
于善言近指遠可服而行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傳亦曰見其禮

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然則君子成是豈弟之德以有禮樂爲之具焉夫民重土著則三德可興又事惰淫則教易入而化易孚今公治睦甫及再葺知以柔惠撫循斯民而又以禮樂鎔冶多士所操之術與前是數公無弗同者特其所值之時有不同耳嗟乎易致者術而難致者時詩書禮樂毆之而善如此刑名慘礪毆之而不善如彼守其道以守其官公之是心固裕如也予忝公末交而發陸壤地相聯知公宜人之政尤審且子陽子友也因其請記輒論次如右最其成功製樂爲要題曰建德路學新製樂器記竊春秋之義繫諸侯之風統凡刑善尙來者之有取于斯至元元年其歲乙亥冬十又二月旣望謹製

浦江縣修學記

校庠序之教所以開人心興民行其效必要于遲久而後見故古之善爲政者每以是爲急先務焉簿書期會刑名獄訟非不可以資富禁淫然而國之大閑右禮與義使其養之不豫成之不夙則素絲安

保其不緇荃蕙有時而併化履霜堅冰波頽風靡習俗之移人亦何所不至聖人有憂之于是聯比閭族黨之衆而納之仁鎔義治之中仁義與生俱生非性外物也存養識察一致其力則盡已盡人莫非仁義之推雖以吾含哺鼓腹之民而躋之鵲巢麟趾之化之上亦何所不可然則校庠序之教其作人之效固若此奈之何徒視之以爲飾治之具而已也悖其戾哉蓋校庠序通謂鄉學異名而同義若今大州小縣建學立師泣而教之雖非比閭族黨之所升然入孝出弟有作有息固皆三代直道之民特未有以先王良法美意淑之使善教之使成而遂謂今之學非古之學亦惑之甚矣吾鄉邑浦江無名山大澤以濬發其奇無珍貨絕產以阜通其利在州部中介然下邑耳宋嘗以署令有廟有學矣自地入職方以來間歷二紀而餘不知其更閱幾令而其宮庭堂館又幾更營繕而完葺之往往斲削朽鏝之工未斷于手而剝徹危懼之形已繩繩而繼見彼其視爲飾治之具者亦蔑焉若是而已則所謂以教道結民心抑何望乎爾耶禮義



之不章風俗之日卑識者蓋深嗟而屢歎之矣重紀至元元年之冬  
莆陽林侯以材進士再轉得邑以臨于茲而歲屬薦饑侯爲之惠鮮  
困窮摧軋姦枿未幾令施政舉民咸讐服乃以禮登吾黨之士申儆  
之曰學爲教首所爲率厲而風動之者則亦有其方矣今制官期滿  
三歲卽以代去教道之流行民風之變易吾未敢爲若等望之也吾  
縣戶贏巨萬故家喬木蔭藉猶存其忍坐視吾聖師之宮傾侈弗支  
而縱吾誦絃之舍胥爲茂草之區以重吾令長之隱憂乎里有耆壽  
之士張一寧乃與松江府儒學教授吳貴孫合辭以復于侯曰殿役  
最鉅凡飭材徵工以績于成願悉吾力毋煩有司而若他有籍于學  
者亦相率勸功于是堂庭齋館門廡庖庾皆無一之不理棟桴堯然  
堦城截然觚稜竝擢塗堊相鮮像貌應圖陸載片度東西行者爲之  
動目易觀蓋侯之究心斯學也精密整比軼于家政方牒誅叢沓符  
檄填委謹繩墨而嚴句稽且日不暇給而侯之是心經度計慮靡間  
益勤雖一楹一桷一瓴一篲必爲之深顧遠省釋于安固而後已侯

之知尊夫子而欲以顯報罔極之恩者豈徒事乎宮廟室宇之微將  
有大于是者而職則未可以有爲也侯之才敏用裕果足以彰科目  
得人之盛而一洗世儒腐爛軟熟之羞矣越明年工既告成教諭四  
明徐填亦以月日將代謀于學之老張恕方檄願乞辭琢石以永侯  
德謂予以諸生起家嘗進列于朝矣風人之賦述者之辭竊有志焉  
泮水頌僖瘡乎無聲微子之委而孰委哉子因有謁于侯曰人性本  
善道之善則善矣道之而善非善教乎教者因其固有順而道之非  
有所付畀而增益之也夫域方百里之地而謂之縣有土且有民矣  
制爲官師治而教之然有學必有廟又爲之簡其民之秀美使合樂  
習吹舞勺誦詩以歲時修禮于先聖先師然則耳之所聞目之所擊  
既皆先王道德之容而口之所講心之所惟又無非中庸性教之實  
是道也變而通之謂之政神而明之謂之教教在是則政亦在是顧  
吾所以存而主之者則在乎此而不在于彼焉耳傳曰善人爲邦百  
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又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而孟子則

曰善政不如善教之入人深也且勝殘去殺善人之政必百年而後可克己復禮聖人之教則可以一日而歸仁夫可欲之善與大而化之之聖則有差等矣予所謂校庠序之教其效要于遲久而後見者著爲善之應而以常道望乎人則人易從何異之云乎林侯爲邑于茲且三年矣其于敬教勸學之方蓋不徒取必于卓魯之所嘗有而直欲全體夫堯舜之所不能無孝弟之端倪仁義之塗軌其兆見于今者已若此其效成于遲久者宜何如哉侯名以順字子木至治辛酉丙科進士紹興大儒艾軒先生之從曾孫也艾軒之學吾鄉先正太史呂成公實先得之其延昭流潤于我後之人者尙未昧也宜侯之嘉惠吾學篤不能忘邇其源委亦粵有自矣至元四年其歲戊寅冬十有一月日南至記

許府君新廟記

許府君廟於其里昭仁而食于其鄉以能福民而享其報也然則府君之得廟祀于其鄉亦應禮數古者功烈被于天下則天下祀之被

于一鄉則一鄉祀之被于天下者若禮法施于民勤事定國禦災捍  
患則封爲上公祀爲大神者皆是也祀于一鄉則若鄉先生之歿而  
祭之于其社與夫桐鄉之奉嘗沔陽之墓祠生有遺德歿有美報尙  
皆人心之不能自己者然耳禮非一定之謂去鬼爲廟卑之爲鬼尊  
之爲廟廟之爲言貌也朝踐饋熟報氣報魄神之則其道隆禮之則  
其物備府君以捍城蹈難而死英爽赫然愈遠如存矧子孫世世里  
居則廟而祀之蓋與他姓異矣府君里人晉許孝子孜之裔孫諱瓊  
字世英具材勇有智略而尤精于騎射宋宣和間睦寇作攘擾蠶午  
府君慨然招集丁壯自捍禦其鄉遠近恃爲一障三年春盜兵偪城  
郡守廉知府君之有勇智而可倚以爲用檄之至郡與盜逆戰屢挫  
其鋒盜爲引却郡上其勞補秉義郎尋攝郡事盜方日益兵攻城勢  
甚危棘而城中兵寡力竭左右無援府君率精銳併力衛之自朝至  
日中殊死鬪殺相當府君遂以戰歿屍僵立如生猶能載所乘馬馳  
歸家明年降于鄉曰爲廟祀我巖關之陽初府君在時里有淫祀爲

屬於人人患苦之府君命左右將撤毀若有物陰掣其肘者眾呼府君名乃訖火其棟宇而厲亦尋熄府君之以正除邪以剛濟難神而明之生死不貳固有皎然而不誣者矣自巖關有廟而水旱之祭雲兵沴之禳却災疾之祈禱民畢趨之二百有餘年于茲府君之有德於民與民之有報于府君誠之至而禮之盡也舊廟位置湫隘弗與事稱八世孫熹嘗議改作未及爲而卒于是其弟熊取爲己任而拓基營財鳩工輸費一毫不以累諸人先中堂次外門次廡序合之爲屋十六楹間而廟制具矣朽填髹堊象貌儀等內外顯敞視舊加倍而熹子怡尤能承志以相其成起工於重紀至元六年庚辰之冬十一月庚申明年至正元年辛巳正月乙卯而工告訖功熊與怡旣率族之羣從子姓具牲牢醴齊夔廟行禮則又疏其事爲狀介其友朱君震亨來請予文其言曰吾祖之德之烈有以信于其鄉矣然予懼其昭之于外者未備也願子詩之而吾祖託不朽焉乃具論之且爲迎享送神祠一章遺熊使教其子弟歲時按抑楚聲歌以載祀于庭

尚有歆哉其辭曰

西長山之業峩兮崑峯屹乎東峙上婺女之炳靈兮下分疆于星紀  
羣岡陵之升降兮若輻銜而輪倚鶩邑區于南下兮畫澗溪之青駛  
若景氣之中塞兮若有人乎戾止神變化之無方兮睨鶴城之良是  
冷風馭而雲輿兮忽而來儵而逝孰祭享以安予兮做壽宮之崇祀  
簷牙磔其鶴翔兮梁栢亘其虹委神睠懷而容與兮擘桂枝以淹晷  
昔禦寇之不利兮城堦覆而無墮蹈九殒於鋒鏑兮曰吾得死所其  
奚傷義烈激而不舒兮曦暉爲之晝黃縹介馬之御羈兮載死鬼而  
還鄉骨肉陰于野土兮氣蒸蒸而發揚爲昭明之焄蒿兮一機籥之  
翕張引列星之燦爛兮播卉木之敷芳此百物之精兮亦反陰而爲  
陽稽其實之本虛兮固神道之維常愴予懷之耿耿兮薦圭臬而合  
蕭光有牲盈俎兮有酏盈觴坐巴以屢舞兮被雲衣其章章神晏煇  
則錫之羨兮歲胥樂于金穰沴消兵寢兮黃耆無央民獲承祀兮黍  
豕與羊殫寸誠而歸美兮薦帝祉之靈長縣太岳之遺休兮尙夾世

其彌昌柳貫撰

柳待制文集卷十五



柳待制文集卷十六

續金華叢書

序

共山書院藏書目錄序

汲郡張公自始仕好蓄書洎通顯矣益縮取奉錢轉市四方積三十年得凡經史子集若干卷旣以藏之其居共城蘇門百泉之上而類次其目錄如右延祐三年公參議中書省之明年貫來京師實客授其家聞乃得其所謂目錄者而觀之蓋其所儲自五三載籍外羣聖百家之言咸在亦旣嚙齶其腴澤而掇其大者用之天下國家其緒餘則以敷遺後人若公之心可謂無累于書者矣然經以載道史以載事上下數千年宇宙之運古今之會相尋於無窮者至總總也帝王之盛道在人心固莫非全書而秦之煨燼秦自煨燼之漢之表章漢自表章之書無毫髮損益也自時厥後執讖緯以談經而經始離黨私門以議史而史始誣傳註紀述之家蓋蠡起蝟興十百古人不啻雖以向歆父子之錄略班固荀勗之甲乙元嘉之有部崇文之有

目僅止于一時中秘之藏而已况夫世變不齊文字日滋吾而持數寸之楮欲以殫窮其名類吁亦狹矣今公所聚之書浩穰若是則譜而稽之固其勢有不得不然者而豈贖之云乎抑聖賢之精神心術寓諸書其言道德性命至矣而制度儀章於今尙幸可考莫詳於禮樂夫既載之之詳而又原於人心爲易入則伯夷后夔之教是宜旁薄洋溢千萬世而一日也然五禮六禮之殊倫五音七音之易位遂有取其進退俯仰高下清濁之數一切紛更質亂之用綿蕪以易三朝之儀因同室而紊都宮之制上齒之俗微于鄉飲之不修成人之道息于冠禮之不講至論鍾律則銖黍既差均節何有五量三統已因之無所適主雖奉常所肄亦且弊弊於龜茲之部梨園之伎而鄭衛不足淫矣嗚呼亦安知五帝三王不相沿襲之說其流遂至于此耶此有志之士跂踵禮樂之興而庶幾乎人心可正世教可降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治可得而致也今上而鋪猷叙倫之君下而明理宣化之臣大廷之議願必有及于稽古禮文之事者聖賢遠矣精神

心術所寓條在書綱在錄可概舉而將之也非公之望而奚望哉貫之淺學何足以知之輒因序述而竊有獻於公焉

東亭圖序

代趙承旨作

東亭圖東亭之景也凡亭之景十數而不以名焉亭最勝也蓋東南出古邢城三十里許有村曰竇村是爲魏國張忠宣公家別墅而東亭以方名則今大司農彥清父之爲之也墅最于村亭最于墅墅有林有畦有堂有廬有百泉之流有蓬鵲之山浮嵐動靄朝姿夕狀頃刻萬變亭蓋一舉目盡得之亭猶圖也圖猶亭也始張氏之上世歷宋金隱約於是村者百有餘年迨忠宣公以宏材偉略事世祖皇帝出入省寺爲時名臣而今司農公尤以文學被遇四朝秩躋第一班亞疑丞直詞讜論實簡上知村之耄稚莫不誇豔公父子以爲村榮而公亦以謂此水此丘吾先人所嘗釣遊水原本本吾無須臾忘也故自忠宣公去治第于城而猶卽村爲墅其後公以魏國太夫人服舍官歸墅居遂築斯亭端憂讀禮外睇瞻白雲行撫嘉樹岵岵之

思終焉如新厥今身在朝廷乃心固不在林野間嘗指圖而諭余曰  
吾有是圖猶其有是亭也圖在手卽亭在心雖然見圖而不見亭則  
圖爲實亭爲幻也見亭而不見圖則亭爲實圖爲幻也子能以莊語  
序吾圖實固爲幻而幻亦爲實也余復之曰可圖者亭而不可圖者  
非亭也圖者其幻而不圖者其實也方公年盛氣壯又得遭值聖明  
藻火鴻業鋪張大猷是皆有責於公之身凡天地間肖翹之品動植  
之類直公圖繪之一物則夫託一亭一墅於粉墨之微以幻爲實而  
尙欲余言系之抑又何也公之家其先德之隆世澤之滋則固千載  
一時之勝而其實宜非圖所能盡若余之耄言乃其所以爲幻也畫  
者爲誰蘄丘楊光祖也序者爲余余吳興趙孟頫也

席御史文集序

監察御史元城席公卒三年始葬貫爲文以銘其窆又從其家得遺  
藁雜詩文若干篇公之友渤海嗣君時亦爲御史閔公無主後將刻  
傳之而貫爲之序公之學蓋出于紫山胡氏涵濡義理之真而含咀

道德之華初不爲葩村粉澤以飾豔逞巧要自致于用而已居京師  
十餘年始得卽祕丘而曹局乃無一事雖食稍廩艱薄益甚然其氣  
夷慮澹終不肯希寵藉勢一跡貴人門戶獨其融悅晬盎之餘時時  
發之聲歌無所病於心故無所失於言大抵醇如也又十餘年入御  
史署遂有言責于時嘯詠之情亦少減矣而忠誠悃幅凡所論建於  
國體民命尤懇懇焉不幸多病卒不得伸其所言以沒而賴以有存  
者獨辭焉耳學而不能自致於用豈非命哉考其辭而知其心則公  
之學要爲不悖於其師矣乃若嗣君篤朋友之諒生死不爽汲汲然  
欲公之言傳世信後其誼可尙也已詩曰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嗣君  
其知政者乎延祐七年三月十二日國子助教東陽柳貫序

閻氏嘉禾堂詩序

宇宙間粹美純和之氣襲休發祥固專萃於人矣然而地之所載神  
之所形或亦間見于物物豈能偏勝哉殆氣之盛而不過有倏然而  
相感煥然而相符者是則烏可誣也始余知讀訓典見周書所列歸

禾嘉禾二篇蓋亡私則以爲成周盛際其氣之磅礴洋溢旣已萃而爲周召毛畢若而人則夫物之遇于斯時者烏皆鳳凰獸皆麒麟木皆連理而禾皆同穎復奚疑哉是區區一禾之瑞史乃屢書之辭雖闕而下下報上之義實猶有傳焉則其盛而不過又可獨歸之氣而已也夫亦忠厚之澤洽于品物者如此而人不得以專之歟厥今文軌四同聲教旁沾凡人才之翕聚固已土軋姬孔而下陋管商矣宜其艸木之英華暢爲美瑞層見複出以章章乎氣化流行之盛而卒未之聞焉余蓋徯之久延祐七年余與西蜀侯巖亮甫並客京師間爲余道汾亭閻君顯卿我友也去濛陽令卽居成都毓禾千圃皆同本異穉而歧爲八九至於無算民謹言曰是祥也閻君能獨有之乎則以狀白于郡于行中書相臣曰休哉蓋以是美歸之天子庶幾有國之禎符而我等與耀榮焉乃驛致于京時仁宗皇帝方齋居嘉禧殿事聞以禾宣付史館亦旣特書諸策傳示無極君復侈上休德卽名其堂嘉禾堂蜀之勝士若朝之聞人往往聲之詠歌以斧藻閻氏

千載一時之遇於是君改令龍游其子敏道亦辟掾雲南行省適以  
事來將便道過家奉觴登堂絃匏諸詩以爲君壽子能序之則敏道  
是來爲益有遇矣余聞閻君仕蜀三十年能以清慎致名譽有子五  
人崢嶸自奮抑賢乎余前所云粹美純和之萃蓋以氣言也盛而不  
過或於其人或於其物是皆感之而至觸之而應莫之致而致之一  
禾之瑞亦曰自夫閻氏者始而豈一家一鄉所能獨當之哉余旣尊  
其所聞而信其理有實然乃爲之序先焉謂余爲慕卜者則削之以  
懲其僭可也冬十有一月朔東陽柳貫序

送劉宣寧序

昔劉君將令鄱陽仙井虞先生序以贊其行蓋未成而遭太宜人憂  
於是服除吏部再調君宣寧宣寧爲縣隸大同府實戰國趙地漢屬  
雲中郡高祖追韓王信至平城被圍白登後魏道武徙平城都卽皆  
其處按圖在單于府東南而雁門馬邑東北唐稍于邊境置使節度  
經略其北去雁門三百里者曰大同軍則府號大同或沿是矣今所

統縣有雲中猶用漢舊郡名明其西雲內州非郡故地特不知宣寧  
何自始縣豈遼氏有國升府爲西京在其時歟初其城臨西北邊民  
生長騎射間而讐於戰鬪挾槩彎弧乃敢雜耕牧塞下人謂其風氣  
勁武俗習堅強然以文法吏治則若東溼何也及國家肇迹龍荒奄  
綏方夏時則大同視古畿輔雖並建藩王籍兵守圉而疆場不驚鼓  
桴無警垂及百年革傲而恬易悍而柔往往襲弁服而談詩書自同  
齊魯之人故一有賢令長沐之以小惠則愛戴感悅不啻乳兒之於  
慈母宅生司牧而育社有人藎無昔之難而於今爲易矣嗚呼是  
孰知累聖休煦涵濡之至於斯乃所謂必世而仁者乎予聞朝廷歲  
輦粟實和林忙安諸倉至八十萬斛而屯戍將士纔免飢色覈卒乘  
之名數計道路之工傭大同一府總其凡而所部州縣涖其役比年  
薦履人畜踏死道亡者過半有司下急符責償其家一不赴期則官  
若吏或受譴呵賴二三大臣畫策更制悉出戶部茶鹽引募有能自  
輓自輸者入其粟而授其券夫旣捐利以予商人則餉道之流雲委



川會有不脛翼而飛行者矣比見行邊使還言困庾之羸大約足支三四年而山西八州去秋極豐菽麥被野畝收皆一鍾民去震撼擊撞而就休息安養宣寧方百里縣然化易孚而治易致殆莫宜於斯時也以劉君之敏裕而又得時與地而施設焉則起卓魯而從之遊尙何愧哉方今中臺御史外部廉訪使者皆得承詔察舉守令歲上其名迹於朝有由小邑超授大州者吾知劉君必不釋於薦士之藁矣夫考土疆而徵民風令之事也予雖不識劉君而樂爲君誦之以虞序爲足信然而又欲吾夫子學道愛人之訓顯白于世于是乎言

送王吏部僉憲燕南序

河北薦饑而屬去秋大雨水鎮定瀛易固同其患矣然太行以南壑谷諸流乘高直灌治河而下合滹沱滋陽二水奔放橫溢蓋將澤鎮定而後被于瀛易向之禾壟旣化膏坎則爲是數州之民生意殆極斬斬廟堂聞而憂焉乃輟朝士往視其菑發粟勸分凡以安活之者幾無遺策於是臺臣又言曰燕南廉訪使者治鎮而定瀛易皆其所

部今民阨於饑去食新猶數月不有以厚衛而深養之譬諸人已痿痺氣一散敗全無日矣其議選官以聞而吾友王君景先實由吏部郎出發其使事紫衣金魚承命卽行都人稚耄咸一口言是嘗持御史節按河南首擊巨姦去之用是廉問一節豈可犯哉然景先儒者平時不務爲矯亢之行向獨遇事英發以謂天子方張治具而卹民隱顧容一梟鳩其間使善類蹙蹙不遂誠若吾節何人徒見其排之力而摧之之易不知景先之心亦行其所無事而已况今煦寒于旣凜濯瘼于將殘若安絃焉急則中絕緩則屢慢矣本之學術之正而質之試効之果所爲揀菑捍患之道一誅強鋤梗之心也而有異乎夫是數州之民其毋以困悴爲傷而覆用自慰則知朝廷慎簡憲僚之意蓋在乎此然予特懼君之惠將不能久專茲部也故于其別先序以爲信至治二年四月九日東陽柳貫序

理成隱居圖後序

吾鄉朱叔晦先生在咸淳間爲名進士矣中涉憂患要自比管寧陶

潛而有志不遂乃復挾其耿耿者北來京師又自視如機雲二氏入洛時通侯貢卿見輒慰薦先生曾不肯少降氣抑辭久之得試江東一縣而歸雖身裹章服而心遊澹泊則故畸人靜者也其居理成林崦蔽虧墟井參錯間嘗以理成小隱自命東平張公夢符爲以意圖之御史中丞劉公中書左丞馬公而下咸以意詩之或曰先生非充隱者歟則俛而笑曰吾未嘗隱而亦未嘗不隱然謂我充隱則誣其後去越之上虞令徑歸理成嘯詠山水間十餘年以壽終圖則是而人則非矣昔予未成童先子方謁故國子博士施公歸忽抵其几憶然曰吾鄉綜名核實之學自源徂流大抵猶一日也公且老下是則朱叔晦伯季庶其似之子時未知言已竊識于懷稍長獲一再見先生聆其論議騰踔今古鉤貫繩聯如張樂廣庭商飄羽揚律宣呂旅徐而按之莫不冷然赴節然後知其本之在是今先生伯季與先子俱下地而予以庸虛偶茲昌運躡登儒館仰前徽之沫遠慨鄉學之寂寥輒因披圖爲誌其末九京士會予安得而起之蓋予亦將隱矣

至治三年夏六月十日東陽柳貫序

上京紀行詩序

延祐七年貫以國子助教分教北都生始出居庸踰長城臨灤水之陽而次止焉自夏涉秋更二時乃復計其關途覽歷之雄宮築物儀之盛凡接之于前者皆足以使人心洞神竦而吾情之所觸或亦肆口成詠第而錄之總三十二首噫置簞家之子于通都萬貨之區珍怪溢目收攬一二而遺其千百雖欲多取悉致力何可得哉貫越西之鄙人少長累遭家難學殖荒落志念迂疎顧父師之箴言在耳嘗慙焉弗勝乃茲幸以章句訓故間厠西靡之武以竊陪從臣之末龍光炳煥照耀後先山川閎奇振發左右則夫紀載而鋪張之有不得以其言語之蕪拙而併廢也今朝夕俟汰庶幾退藏田里以安遲暮而諸詩在藁懼久亡去吾友薛君宗海雅善正書探囊中得舊紙數枚因請宗海爲作小楷聯爲卷豈直歸誇田夫野老以侈幸遇之萬一而顧瞻鼎湖薄天萬里遺弓之痛有概于心尙何時而可已耶後

三年至治三年十一月五日東陽柳貫自序

高氏四子字序

木之於植物類也而自芽蘖之微擢之以至於盈把而合拱則雨露之所滋息地力之所培養以能汔遂其才而爲繩墨之所不舍蓋觀於其初而知其末之所至則夫牛羊斧斤或得以闕其生而毀其全者豈木之罪哉徂徠之有松新甫之有柏木之囿也公輸梓慶一旦過而睨之則下者軋凡卉上者干青霄其離立錯峙於吾前者用之而有不盡焉然後知才者天之所予其條達鬯茂於先正以爲落華就實之地顧其本之則如何耳易於地中生木之象曰君子以順德積小而高大夫小而能大由其積也積而能至由其順也故小積者大積之漸大順者小順之形枝葉之楸根柢之固也上極之崇中題之正也然則本於木性之初而知夫木道之必能以有行者用易之機也學者進學之功其亦若是而已詹事長史太原高君旣充其所自得以顯融於時而又將進其四子於學則以其名問字于予予嘗

觀于木而知其所以爲升乃卽其四子之名而爲之演繹其義以申告之故有本則滋誠之立也本而不端末斯迷謬字本以孟端易悴而榮仁之實也生意流通全德弗昧字榮以仲仁楨立於中物之則也匪植之剛其何能式字楨以叔剛上衡維棟極之義也隆之又隆協于中矣字棟以季隆曰端曰仁履吾信也曰剛曰隆思吾順也知升之時則知學之序所爲稱物之小而取類之大者以吾字偶君名其亦有遺義否乎雖然父子之恩天之施也一莖一枿無形色之者而氣之滋至莫不思其始以厚其終焉故君子之教惟木爲近而若升之順德漸之善俗蓋無非木道之用是則高君取之以命其子之意也惜乎予之言不足以攄發君之所蘊而本嘗以胄子從子受經則其義有不得隱焉者矣深體而密察之是在四子而已予何言哉

開元宮圖後序

右開元宮圖一卷宮本宋理宗女周漢國長公主第在杭州清湖橋西第成於景定辛酉公主實以是年下嫁駙馬都尉楊鎮其後公主

堯鎮從北上逮至元辛卯而藉于楊氏三十年矣道士買得之爲宮  
用其法塗堊繪治又三十年當至治辛酉燬于火天運纔一周而廢  
興盛衰不可復詰者如是是圖所載凡皆楊氏之舊而宮之制不與  
存焉悲其變所以無忘其始也初理宗無子度宗自福邸入正儲貳  
而謝皇后女獨有公主兩宮最所隆愛有司希旨爲治第帷帳供御  
下乘輿一等居半歲猶以遠掖庭更卜和寧門東穿墼垣爲直道內  
官宮婢朝夕通饋問而是賜第在清湖者惟居楊氏母方己未庚申  
間賈似道振旅還朝以功伐自詭上下蒙羈諱言邊事視襄樊秦蜀  
之賞購不能貸土木文繡之輸將參驕保淫卒至兵燹薦起而鼎之  
存亡遂弗可復計况夫第宅甲乙去故卽新僅若檇蒲之一擲者乎  
雖以竹宮桂館之名易珍臺璇室之舊而祝融回祿猶眷焉顧之豈  
將與昆明灰劫同盡而後已耶抑番休迭王之在天者人力果不足  
以勝之耶不然鳳簫旣遠絳節時臨嶽靈川后職其禁訶祓除獨何  
爲者耶是數之不能不然而物囿其中予亦不得而知之也作圖時

宮則未燬其堂榮牖戶森竦邃密矩引繩聯織疎鉅蹙精厯算者不能爲之羸縮而臺亭沼沚躡廢過半道士頗損益之然大略可想見已眉叟真人今主是宮方更爲宏敞以修祠秩功未竟會朝京師以圖示予予嘗竊識其舊乃爲序篇首凡有得于黍離麥秀之遺聲者繫次其後焉泰定二年五月廿三日東陽柳貫序

齊太史春秋諸國統紀序

說春秋者知聖人經世之法寓於一筆一削之間而不知假魯史以著侯國之行事其盛衰離合之端其成敗是非之迹有不可掩夫子魯人而魯實周之宗國幽厲傷之舍魯奚適拳拳是心夫豈得已然而王必曰天王正必曰王正所爲託始於茲以深示撥亂反正之道蓋常若文武成康之臨乎前而典禮命討有其宗非止于詳內略外而已也經之所書有常有變常者固不可變而變者則所以爲常首王人次封爵此常也主會主兵謀從謀逆則幾於變矣先後之倫或殊號名之實不異以宋齊晉衛而偶秦楚吳越則栢翳鬻熊之宗太



伯仲雍之胤夏后氏之苗槲之狄道何少恩哉道在中國分義猶存  
故能遏亂略於其始及其既散則大權下偏外異日侵誓盟征伐彼  
得專制進而序列抑以志變聖人一心儼如天日造化權輿見於特  
書屢誓將使萬世之遠臨之而懼謂其班王室於侯邦薦衣冠於左  
衽不知言者也貫自受讀竊疑列國之事豈皆史官承告所載要之  
據實立文各有其本而貴賤榮辱夷考不誣春秋在天地間視周猶  
魯視魯猶列國以爲爲魯而作則始隱終衰而原于典禮命討者果  
爲天下乎抑私一魯乎艱難離索不幸學未成而廢矣比來京師常  
願求之大方以祛去惑見而沙鹿齊先生之言則曰春秋以同會異  
以一統萬蓋始魯終吳合二十國之史記而爲之者也間嘗叙類成  
書曰諸國統紀降周於魯尊爲內屈也先齊于晉以霸易親也繫荆  
及吳懲僭以正也其道名分之意所以經緯乎書法義例之中者則  
亦先儒引而未發之奧云耳予何言焉貫旣得而誦繹之復次其單  
陋質之先生以自厲謂予嘗知春秋幾何不爲孔門游夏之罪人哉

泰定二年八月廿一日東陽柳貫序

嘉溪圖序

太原旣稱山水之園而嘉溪以地配名宜絕勝矣其地勝故其產不凡珍卉異植雜羽毛之物不能以獨當之而勁正瓌特之材往往出乎其間詩曰瞻彼旱麓榛楛濟濟又曰瑟彼玉瓚黃流在中明沃土無滯品美器無褻味然則論其人而不本之其地可乎予友段君某其居嘉溪宦遊于南每亟道溪居之勝所至卽以嘉溪自名其堂示不忘其先也蓋君方從事於江西廉訪使者之府用清裁敏識致聞于時其駿驥華要以需爲天朝羽儀固若採囊而取物將未能終有是溪審矣然溪之闕於昔顯於今者由君發之則溪非有麗於君而君亦非有徼於溪也溪之水可以濯君之纓溪之石可以厲君之齒其鮮可以膾其毛可以薦不辱以愚不亢以廉媿其德顯其名雖全體乎勁正瓌特而謂之嘉於君何賸哉夫尊其所出仁也知其所擇智也予於名堂而知君仁智之兼盡故以意圖之且序以實之而因

以賀茲溪之有章也引聲而歌詩人之義將毋以予言爲夸焉

憲幕諸公送許仲謙北上詩序

滑臺許君仲謙爲廉訪椽湖南北江西三府考第旣成遂將陟明天官之版于時江幕多才彥咸賈勇賦詩期君顯大以詫吾府得人之勝不鄙蕪陋授簡請序予曰李唐盛世最重同館之好遇有行役必擇名園廣榭張飲取樂徘徊瞻眺日盡繼夜雖詩籌酒令次舉迭發於睽離闊別之中而其情文所至將已不已常足以動風人之逸思章太平之休觀延及於宋聲徽未殄篇什所在如攬畫圖故夫因人論世者往往有取于斯以爲治教之成此其驗也今吾府建治於洪而凡江右十一州所部之政令皆得考察其臧否而以時刺舉之方庸使之賢飭正官常修樹風紀而操觚秉翰之英又極東南妙選鐘呂調均冰玉照暎革囂鋤暴威憺化行鴻聲淑譽洽于中外仲謙乃以是時首名薦書而並遊羣俊復能追求典禮示之彌文以風厲當世自余觀之所爲期之顯大以詫其得人之勝者夫豈私一仲謙乎

哉然則微仲謙之潔廉不能以承賢使者之殊知微並遊羣俊之豈樂不能以流仲謙之華問而余茲序述特以當異時和鉛吮墨之深資駕騾駟於虛空遡焦鵬于寥廓予于仲謙有後焉耳

義烏王宰二子字序

爵於人之朝者其等分曰公卿也曰大夫士也公尊於卿卿尊於大夫大夫尊於士矣莫尊匪公莫卑匪士尊臨乎卑勢相維也卑統乎尊分相承也至于勢力不能以相形而才德之論立君子蓋有權焉權非其實之謂也迺若古之臯夔稷契伊傅周召則所謂有疑丞輔弼之德與才而又當夫疑丞輔弼之位與名者也天下信之後世稱之以有其實焉耳昌黎韓子唐之名史氏也論其兄會與其友盧東美張正則崔造喜談經濟而以王佐自許當時謂之四夔是四人者雖處而未仕天下固已許其與夔臯者侷緣韓子之論而高四夔之行君子蓋有權焉權非其實之謂也然則處而未仕既許之以王佐之才又因其才而遂予之以其名亦何所不可哉晉寧王君出宰烏

傷之明年予過縣境以客禮見君君見其二子而問字焉予問與二子接受其氣夷色莊學端識敏年不可及志不可及膏梁綺紈之習不設於心不游于慮雖出入廛間志泊如也問其名伯曰輔字公輔仲曰弼字公廌其所取義則一辭不費而意已獨至有足嘉矣然予則以爲輔取特車之義而弼者承弓以致其用者也皆有資于人而人亦資之以爲用故以是二言偶諸疑丞之間以爲王佐之別稱人之與物有異用哉夫以二子之醇質美行進而之用無不可者冠而筮賓獨以二言製爲之字又首以公輔公弼之一辭所以期之遠且大者亦曰論其材質可以爲公之輔爲公之弼云耳蓋有是輔弼之才矣則由士而進于大夫若卿歷階而躋循序而至雖同升諸公皆已分內事耳孰謂權非其實哉不然知言如韓子又何爲直子四友以四夔之名而史遂著之以爲實耶因書以勗二子而且以諭之君焉至元四年冬十又一月甲子蜀山居士柳貫序

瀛海集序

唐人之仕于外者最藩翰賓客之選以其職優務簡有幕府之雍容  
無吏塵之鞅掌故得因其暇日合凡同好尋幽攬勝賦物寫景以自  
放於詩籌酒算間由後觀之韋白之盛山韓李之郾城其風流文采  
爲何如哉瀾閩治鄞鄞東南大藩府也他有司羣吏晨朝出坐庭治  
文書決訴訟課賦租饒乏常矻矻無須臾閑而閩中照磨官獨以鈎  
校簿書爲職事日署牘三四即匣印橐筆上馬徑歸西景坐嘯若無  
少累於其心者然則照磨官受祿優於他有司羣吏而曹務之簡迺  
如是始古所謂吏隱者耶至元五年吾友阮君受益涖官且再葺矣  
而予來東始與君會觴次出手書瀛海集一巨編請予評予得而讀  
之則君之所賦與凡高朋勝友之屬而和之者咸在氣和而聲應言  
短而意舒壹是大雅之風而治世之音也鄞古鄞縣地岸東大瀛海  
其巖谷島嶼蓄洩雲霞變現光采往往不口爲仙者之所蒐攬而人  
或得之發爲文辭皆凜有奇氣而受益方掃先大父先大夫愛棠之  
陰而踵其宦游之跡親年未老養道日修則夫廣南陔白華之聲以

益敦羔裘素絲之義其進於詩也夫孰禦哉景尹先生鄭君子之高  
交友也君實從之游焉其卽以問之當有莫逆於予言者矣

柳待制文集卷十六

柳待制文集卷十六

三



柳待制文集卷十七

續金華叢書

序

蔡氏五慶圖詩序

自養老引年之禮不見於庠序而家自爲政人自爲俗雖以君子庶人之老貴富有於其身者曾不得隨年爲品以享夫貳膳常珍之奉則徒行徒食猶爲限於力制不獲已然也至於與之疑年而辱之泥塗抑豈先王示慈惠訓孝弟意哉夫以五十也杖而不從力政八十與之杖而復其子九十就問焉而復其家所爲引戶校年隆禮備養而優游於侯道之中者或不能得之於上而子孫燕私之際乃能時其涼燠蚤暮之節適其肥甘輕煖之宜樂其志以不違其心則亦一家之曾閔一鄉之四代而已學者謂其有仁義之施焉錄而著之固亦綱維世變之一機也浙東廉訪使者治吾婺自予歸里亟聞其掾蔡君君美之賢聞雖一二見終未悉其所以賢也今年夏忽以書致吳郡朱澤民所爲作五慶圖要予序蓋君美世家縣竹而僑居雲間

大母徐九十猶在養父檜巖翁亦且踰乎楚萊兒戲娛親之歲矣於  
是君美復有三子二孫蘭菲芝曄服和龔順每時節上壽五世一堂  
陳饋羞肴休有令儀天之顧綏蔡氏厚矣而君美又能不薄其厚既  
託之繪事以寫夫不可名言之盛復求能言之士聲之詠歌流之筦  
絃以章茲一門休顯之符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又曰樂只君子  
遐不作黃耇然則天之厚君美者寧獨其身而諸君子之所以爲君美  
厚者又寧獨于其一人一家哉顧今養老引年之禮失于庠序者如  
彼而得于燕私者如此則孝弟仁義之端自君美發之木鐸采焉  
彤筆書焉若畫與詩與夫不腆之言則亦未爲無徵乎爾

江浙行省左右司題名序

行省得畫地統民其職制畧內中書而合左右曹爲一司官號宰屬  
署郎中員外郎員四都事員三率用省臺名臣凡外廷之謀議庶府  
之采承兵民之號令財賦之簡稽左右司實贊其決而宰相質其成  
焉其任故隆其選也省以江浙名而治于杭者有地方數千里統

名城三十三在江以南屹爲巨鎮而上貢方輸之歲上京師者尤爲天下最矣夫自建官以來由是而調元揆路執法南端者代不乏人蓋其學術事業彰於旣試朝廷信之天下賢之後世稱之其所自致如是官豈能以重夫人人能重之耳至順三年蒼龍壬申之歲魚臺賈君東垣袁君臨沂王君實居是官而揆衡丞弼適皆一時廊廟之良笙鏞協和金玉春應職修事舉方面晏安因得考求故實彌縫闕典旣列今任人名氏鏡諸樂石而前是之嘗官於是者亦弁表而繫之且虛其左方以俟來者之繼書焉嗟乎江浙之有行省行省之有左右司固有國之常經而斯民所恃以爲安者也今爲官紀人而其人之所以不朽而常存與夫隨世湮滅而無聞者則有在矣傳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然則宦轍之更代往過來續新新無窮前修之軌躅卽方來之監視指目具嚴箴訓斯存有官君子尙敬之哉

朱節婦吳氏序

婦人有一醮之禮有三從之義守以勿失惟其正焉然而萬有一不幸嗣胤未立奄喪所天乃能免夫入室之嗟汔遂承宗之託君子之論亦烏得不表而著之以興信厚之風以振衰末之俗夫豈爲一匹婦私哉武唐故亭魚臺下邑其地在高平方與之北邇聖人之居而漸涵聖人之澤其來尙矣民有吳氏女生十七年嫁爲同縣朱某婦入門而舅姑善其祇順嫺黨化其穆雍饋奠無違禮內外無違言閨六年某以疾終一女生再葺父母舅姑憐之爲謀改適吳泣涕垂願引刀刲臂肉雜燎香鼎中以死自誓曰夫旣以身事人而有二心卽亡何以見吾夫父母舅姑亮其確誠不能奪及終喪益嚴孝養而自力于機杼教其女使服女事擇所從必於良族始吳將歸朱時妾張舉子數月已而張亡吳躬爲保撫恩意醲郁人不知其非已出也壯授室有女三歲年二十五亦竟卒吳旣請於族衆爲立後而尤愛鞠其女方舅亡姑老寒則以身溫其衾席食飲必具旨甘姑嘗瘡瘍發手指節間痛甚吳旦暮爲吮瘡傳藥瘡尋愈人以爲孝感蓋得壽八

十三以沒朱氏素艱儉而吳惇然一婦人幸哉有庶子又早天微吳婦則父母無所藏而祚胤無所承嗟夫禮義人之大閑學爲大夫士猶鮮克眞知而允蹈之則若吳婦之堅節特操深智遠慮雖天性實然而其土風近厚固不爲無助尚可湮沒而無傳哉江潮行省左右司郎中賈君惟貞朱氏壻也間爲予道其外姑卓行如是故竊爲之序以俟夫觀民風者采焉

宰淵微挽詩序

淵微鍊師與京兆杜原父爲方外友前是二十年予因原父識鍊師見其髣髴形華髮葛巾藜杖相羊湖山雲月間無求于人而意每自得以爲依隱玩世若吳宗元元丹丘之儉其制行未必過是也原父比附徵栖遯武夷山中間以書來招鍊師鍊師攝衣偃履欣然赴之至未旬浹一昔化去鍊師之以死託原父與原父之能承其託亮哉是心矣夫今原父卜山中左渠源之巖奉鍊師冠劍以藏而虎林遊居之英苟知鍊師者咸相率寄詩以相紼者之謳蓋得如干什焉鍊師

揚產而遊方之外其居虎林最久交天下士最廣肆今御焱風以上  
征顧名山而一息其神飄飄如鸞皇之薄乎重玄豈復有悲鳴躑躅  
之意而諸君子者因其不能自己之情形諸聲嗟氣歎之間壹是屈  
乎遠遊郭璞遊僊之遺韻不爲蒿里薤露忽復惻怛之新聲凡在編  
者皆可傳也哀死有詩詩則有序自三良黃鳥始然則序而傳之亦  
可也嗟懷慕卜厥有序義予之厚鍊師豈在諸君子後哉予則東陽  
柳某道傳也

金石例序

六經唯春秋有例謂其以一字制褒貶可舉此而通彼也史氏用其  
法載言紀事故亦有凡有例然春秋寓聖王經世之大權太史公倣  
之以爲史記徒例云乎哉自先秦兩漢而下論譔功業爲銘爲誄著  
之金石其斧袞倂乎春秋其銖量槩乎史氏使無例以爲之統紀則  
漫且靡矣金石例之作其殆得諸此乎昔予入教國子潘文簡公以  
東賢侍讀學士領大司成每休暇造公見其簡冊紛披筆墨交錯稍

卽問公此何爲邪公曰吾修金石例彙聚既繁資取亦富固若是耳予甚疑焉以爲言之精者爲文推原事始究極物變抑揚闡闔傍通互用求之於例例盡則止孰若求之無例之例爲有得乎方將從公寤疑而公歿于是餘十年矣公之嗣子同知嘉定州事某乃出斯文言將刻梓以承公志請予序予蓋始得而觀之斯例也先括例次類例取于韓氏者十嘗八九謂韓之鉅文起八代之衰茶而反之於正有春秋屬辭比事之教焉而例在其中矣懿哉公之用心也肆今而後治金伐石誅德銘功示一王之製作垂景鑠於無窮則斯例之傳其亦有功于韓者哉由是而充之雖至于春秋史記可也元統二年歲次甲戌春正月七日東陽柳某序

俞器之詩集序

鄉友俞君器之旣冠流離燕薊間閱其生之不淑而悼其志之莫伸間則作而言曰困而不學民斯下矣予世之困者由困致亨有學而已因自夙夜鞭辟於學久之登名天官有仕資矣凡其窮居獨處單

行遠適所感有蹙舒所逢有離合一發於詩而和平淡泊之音見於  
言間予是以知器之有致亨之具而詩其寓耳延祐初予客京師器  
之亦自餘暨代還益流落不偶而氣足以昌其詩者固未嘗餒每一  
過從則呼酒引滿取自作詩歌吟賈勇爲樂泊予入教國子而器之  
懷廬江令尹章南出矣又數年予遷奉常則聞器之旣受代卽死廬  
江器之無子其婦羅氏數千里奉匱還買地卜葬且爲之立後凡所  
以經紀家事者尤盡心焉今又將刻其所著詩而請予序其篇端羅  
氏之不忍遂死其夫如是哉羅氏故翰林直學士羅公漢臣女始羅  
公得器之於僂辱中而妻以是女於時器之母子未相聞也于後器  
之得官歸母尙無恙羅氏之致養於其姑者甚謹蓋器之之遭兵禍  
以有母故器之之以身徇孝訖全其母與羅氏之欲表其夫以資不  
朽是皆天典民彝之所以不泯而常存者也况其詩之有關於世教  
若讀通鑒諸作眞得史外傳心之要雖欲不傳得乎器之凡行有翰  
林應奉黃君潛所次俞孝子傳在此可略也



送段吉甫州判序

科目取人之一路而其消息盈虛則視時向背唐宋盛際固嘗屢得其機矣糊名考校之法雖詳且密而已與夢卜求賢之意同一轉移傳曰當其可之謂時時之所向人才係之非其機歟予學不遭時而老既偏之獨於人才之進退有概於心故自延祐設科以來觀一士之升名則喜見顏間以爲人才國之元氣封培護養至於有成夫豈一日之積譬諸稼穡滅裂而種之鹵莽而收之望其困倉之贏烏可得哉始予未識吉甫而讀其所爲詩氣浩而志充聲長而光潔知其中之所存有不屑屑者焉于後吉甫舉于其鄉上南宮得高第予客京師吉甫不鄙定交予意吉甫出賦燈棋月柝之詩入吟絲綸鐘鼓之句爲日久矣今年春予以流落不偶薄遊中吳則聞吉甫由常熟州判官受代將北上錄其近作數十篇寄予益恬夷容曳悅可心目予是以知吉甫之優於政而邃于詩雖不近名名固隨之昔白樂天劉夢得皆以進士久次典州于吳揆摘物景描摹山水謳吟略徧非

惟二公去不忘吳而吳人之思公者亦曰山川寂寥闐乎無聞以二公之去此久也常熟名州於吳爲屬郡吉甫少嘗侍宦遊焉畫戟清香之適豈能貸夫角弓嘉樹之思吉甫去是而羽儀天朝凌青邈紫直不旬月間耳觀時所向發舒夙學使決科取士之効顯白於天下予雖退老山林尙能歌棫樸之雅以興君子之風於其行也先之以言

提舉司廳壁題名序

予至官之明年稍葺署居完故益新旣又稽藏牘得前任人名氏并其蒞官遷秩之歲月興起蕭公許公正貳員總廿五人將刻列于石而虛其左方以俟來者之繼書焉卽冠以序序曰提舉學事古無是官宋中世建學立師始用是人銜尋復省減而以轉運使副蒞其程試進黜之要有勸誘無徵令統屬旣尊時議稱爲學臺國朝稽古右文制定官名提舉儒學乃得專署初猶分領諸道後唯行中書治所合置一司雖視秩第五而臨據乎校庠序之上曹務甚簡師資攸繫

非館閣掌故之臣聲實兼茂者固莫宜居之余以晚出後至企瞻前  
修未嘗不赧然而慙悚然而懼蓋鄭公許公於余爲執友貢公劉公  
比接班行而吳公方今儒林之望也執軌轍之似昧衡轅之非徒欲  
希風躡景以竊睨其光塵殆不啻効下里之顰纂塾角之巾述之愈  
近而求之愈遠矣嗚呼余所偶得者名也其不可必得者實也孰開  
其先孰引其後因余之孱而併泯羣彥之實之美豈理也哉夫承徽  
乎照乘之珍而延昭乎炳燭之隣此余之所恃以全而且以祈之方  
來者耳序而伸之則何讓焉泰定四年冬十又二月廿五日東陽柳  
貫序

幹勒氏三子命字序

西洛幹勒叔敬故嘗與予遊他日見其三子而問字焉予曰父之愛  
子無所不至善其名所以善其身孟子謂責善則離是主恩與義而  
言之也夫以離爲不祥而以善爲不足責不幾乎傷恩而賊義豈誠  
愛其子者哉今子愛之而欲其之善得爲父之道矣子請繹其所以

名之意而字其冢子洵曰宗直其中子溶曰宗理其季子淳曰宗厚而爲之辭曰直言德理言用厚言本也蓋字書謂洵水名詩人假爲忱恂之恂故釋詩者卽訓洵爲信其曰洵直曰洵美者必其中之直而後外之美形焉此直內之敬而无妄之誠所由立也至若從水從容而爲溶從水從享而爲淳按韻書溶水盛貌也淳質也曰盛曰質其之于義各有攸主矣且天下之至動者莫如水盛而不溢安而弗撓則動靜相形淵洞淪漣而文理生焉夫理以用言似矣而以厚言本何哉盍亦反其始耳故達必涓涓盈不瀾瀾如齊在盍沈浸醲郁芬芳鬱勃無弗厚也雖然學爲人子學爲人弟求諸吾身而已惟心無私曲則自知之明自信之篤而善爲誠善德爲實德矣然則直非學者之始事乎乃至葆慎於盛大流衍之餘而晦藏于文理昭晰之後期貞質其弗虧俾單厚而益固則理之與厚又豈非學者知終之事乎嗚呼養之不直文何所施藻續之華由質乃見兄兄弟弟一本相成三子之年予不可及矣因予言而有發焉是則叔敬不鄙問字

之意云耳予欲隱安得而隱哉

送王雲卿教授赴官嚴陵序

雲卿淳熙卿相魯公諸孫也年方盛壯學有端本今將教授嚴陵行日薄里友皆爲詩若文致祝規之意而以首簡授予序序曰士一命而以詩書禮樂施教於邦國其職蓋與侯伯侔重矣侯伯以政校官以教教不足而後有政以翁張之則教道之任豈不尤重乎哉嚴陵與吾婺壤相接也東萊成公初筮爲其校官日張宣公實綰郡符聲應氣求化孚惠洽一時交相引重望如鄒魯其所以爲教爲政有出于詩書禮樂之外者乎今其迹班班而在著之家集可按知也雲卿以其所聞推之爲教吾見其衍裕充溢眞能易古人之所難而軼於今人眞易易耳雲卿居城西姜塘之上成公昔取大易麗澤講習之意以名所居之齋其地去不百武雲卿之先府君成齋先生尤能有會于心以其世學迂續前聞風徽未泯也雲卿行哉攬蒼泱之清氣寫蕭灑之遺情教道之昌是亦前人而已予所謂與侯伯侔重者蓋

在此而不在彼也雲卿行哉

送白彥昭序

柳子謝歸浦陽之明年邑之屬鄉與賢巡檢白君彥昭三年宦成矣將以月日代里友吳立夫爲哀詩贈餞而虛其首簡授柳子序余蓋未嘗接君而烏乎言立夫曰吾客授馬建山中邇彥昭之署居見彥昭恂畏謹方業于讀書講聞理道如無所事事者及退迹其實則回溪疊嶺百餘里間雖荒年饑歲民甚困悴一柝之驚一虜之警莫無聞焉農畝樵隸囿君之惠者知君治任有日愕眙吁駭謀爲留行計不可則相顧失色不啻寒之褫裘濟之亡楫以彥昭之宜民如是固吾詩之不足而所爲請序之意焉耳柳子曰朝廷樹官聯張治具不愛土地之入捐而予之以養其良心善性其制織悉備矣故雖鄉亭游徼逐捕之吏未登命秩亦使之受祿于水衡賦租于嗇夫夫其任之保民之意旣誠旣切肯少卑其官哉然則有地豳民而淳固易直之風不能勝夫效攘矯虔之習蛟鱉橫而鼯鼠躑躅畢獲奔彌山

亘澤會不足以革其怙侈滅義之心而况挾智自多者以爲是烏足  
騁若私而罷劣弗堪任又不過苟贏歲月俟終更掉鞅去嗚呼職業  
之不修功序之不立果誰咎哉興賢爲鄉在浙水東一席地易治耳  
而賊曹椽歲滿第得九品官彥昭藉世祿之資初筮得之未足多也  
然余特嘉其不懈於讀書講理道而能坐致宜民之効有合於夫  
子告康子之言因書爲序以終承立夫之請以充大彥昭之志而余  
也獲附於知言之義抑其幸歟

送趙永嘉序

昔予未更事時讀皇甫湜廬陵縣廳壁記而疑其言之過許也以爲  
縣地方百里令秩三百石凡而政治教令承之于上者吾得推而下  
之于民亦何至如東溼如踈鑿而惟撻舛譙讓之避哉中歲出從宦  
牒深涉世故則自畿赤緊望縣而下見其處勢臧縮過甚而怪湜之  
時何以遽若是耶談者每謂古今異宜而獨爲縣之難在昔已然又  
何惑乎今今敬叔之改令永嘉予知其無撻舛譙讓之避者也然永

嘉在浙水東爲大縣矣而索言其大則非謂版籍之蕃庶有土著而無冗食也非謂土田之廣斥生物滋而用物饒也又非謂邑屋之富麗珍貨萃而市賈充也蓋曰大邦維藩元侯作鎮諸使之輶傳所臨賓客之道塗所出飾次舍而具委積簡卒乘而供勞逸惟縣之求惟令之責故甯保鄣之不先而無甯趨辦之或後然則長民之職果若是而已乎縣之所以爲大亦止是而已乎以敬叔之才敏用裕一出手致是無難也抑湜所爲歎息言之者何足以挫敬叔之朝氣哉乃若牒訴紛拏而有理以照燭之賦役趣數而有道以均調之猾胥弄獄而有法以糾繩之豪民舞智而有制以禁格之以理道爲權衡以法制爲銜勒亦固反諸吾身而信實諸吾心而無歉焉耳敬叔強學好問幽居數年涵養益熟體驗益精發其素蘊而治茲海隅方百里之地若挾利劍而剗犀兕駕輕車而騁康莊也如予之遲鈍怯懦尚敢鼓譟一言以助發其鋒銳哉至順元年冬十又一月丙午烏蜀山耕樵人柳貫序



浦江縣官題名序

浦江自唐天寶間始縣而縣在浦陽江源之溪上故因以名焉入國朝稽合戶版宜爲中縣署達魯花赤縣尹皆正七品主簿品亦從八其職固有正貳而出政令議刑法則同歸於理而已粵初定職制迨今踰六十年宣轍之有去來縣政之有廢舉其簡在人心與載之輿論者其善其否不可掩也然姑以滿三載爲代而通計之亦一官閱二十人而贏其間以最卽遷以故過往又所未論予惟縣人壯而遊仕於其累任知未悉也而得諸臺老之議則爲之長者若忽都魯沙公之揀荒弭盜策略明允八兒思不花公之儒雅溫縝卓有猷爲爲其令者若趙公泰之久于其官而民益信符公友直之愿恪有守終始不變雖遠或數十年近或七八年而政蹟章章可考不誣則夫天理之著于民心事久論定眞如衡之在懸鑑之在矚尙孰得而轉移之哉他官署皆有題名而茲縣獨闕至正改元之春達魯花赤波羅君自陝西行中書掾選署始來方以勤敏修舉職業爲事乃命吏稽

牘得前任人名氏合若干人將鑿之樂石顯示方來請予文以冠其  
端予曰題名爲繫年著代而作無褒貶也然政有廢舉行有善否由  
後而視尙凜然勸懲之義與史法以俱傳後之君子因其有紀而益  
思所以盡其職分之所當爲則民之信之天實臨之爲善之効庸有  
旣乎是惟波羅君拳拳彰往勸來之意而予不腆之言亦不爲徒發  
而已也夏四月壬午序

海隄錄後序

昔陽夏謝景初吳興施宿嘗先後令餘姚皆嘗建海隄之役矣謝之  
築自雲柯至上林爲隄二萬八千尺施之築自上林以及蘭風爲隄  
四萬二十餘尺而王文公記謝事略而不詳樓宣獻記施事謂隄之  
爲害近世尤甚大率歲調夫六千役二十日計工十二萬費緡錢萬  
有五千勞費如是民力有不能堪乃列于府于監司而縣出緡錢四  
千三百有奇邑士大夫鄉人助亦三百萬提舉常平至助穀三百斛  
然築隄四萬二千餘尺之中石隄四處僅五千七百尺而已則餘隄

皆不過用土其靡費錢穀之多已如此而秋潮之湍悍不常田功之  
備禦尤切于是議建莊置田裒其歲入以供修築之費庶幾民有息  
肩之望其爲慮遠矣嗟乎今去施公又將二百年田旣籍之于官而  
潮汐之侵齧日益爲害救災捍患固當隨時制宜然古昔已效之策  
在後人亦不可棄而不省此海隄錄所以著文公之記而繫以施公  
前後區畫二疏欲使人之知夫海隄之役不可以不加之意而權其  
輕重以爲損益顧在乎人之弛張闔闢何如耳至元四年戊寅之夏  
州判官葉君恆方再興隄役而施君之石隄淪沒已久方定議壘石  
代土以爲經遠之謀度其長至二萬四千只有奇工有緒矣明年己  
卯君始購得舊錄于里民王氏喟然歎曰此吾事之鑑也泯泯無聞  
得子將重刻之梓傳示無窮予嘉君究心隄事纖悉不遺如此而其  
不沒人之善又如此因其有作故表而出之宣獻記文舊錄不載而  
郡乘有之亦併繫焉

引

龍氏敘族小錄引

泰定三年秋有詔賜高年帛八十一人一匹九十九人二匹於是萬載之七龍君天衢奮然諗于宗黨曰聖人發政施仁所以興起吾民者若知之乎吾龍氏始石晉時居豫章後徙萬載今雙虹橋之東西聚族數千指然聚益多而情益疎矣吾宗老肖巘居士明年屬登八表吾欲卽是大會羣從之長少洗腆致慶使知昭穆有在於斯而因以示夫尊尊幼幼之等焉尙庶幾有以昭承德意則以何如眾曰唯哉乃以二月廿八日萃凡宗盟于君所居之中和堂冠裳儼雅筵几靜嘉盞艾尊臨子姓承事升殺奠畢禮備樂成卒徹有容載欣載豫野夫林叟瞻視駭歎以爲洽洽休明時臻康乂其象概見於是莫不榮龍氏之宗服君之賢而君復圖其齒列升降之缺又哀其儀章歌詠之辭求予言冠篇予不得而讓也蓋族蕃則散散則不屬是以先王制之宗法以謹牂合爲之饗食以厚交接進退比於節度數襲於文夫然故一合讌旅語而孝弟之心生信讓之俗興豈曰滋龍氏一家支

庶嗣胤之華而又將溢之於州閭黨遂之間此古人所爲觀於其鄉  
而知王道之易易者也然則聖神在上感化一機吾於龍君重有取  
焉其年四月旣望東陽柳貫引

說

杜思成更字說

予友杜君年過四十而猶自媚于學孜孜焉如恐後於人者以予倦  
而歸休且有一日之長時時竭蹶過從證其所得而質其所疑蓋於  
茲二年而弗有懈焉聞忽拱而言曰昔吾父以斌名我而朋友以國  
賓字我予茲覺其義之弗協也而欲更之子其有以勗我哉予曰字  
書彬彬文質備貌亦作斌份而監韻第云亦作份則從文從武而爲斌  
韻固已非之而不收矣傳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謂文質適中而後  
得爲君子則彬彬者固成德之符而人之所以爲君子常以是而驗  
之歟蓋學可勉而至德必養而成養之熟不熟固繫學之至未至孟  
子所謂知言者至之之事而養氣者得之之功然則配義與道之氣

柳待制文集卷十七  
以直養而無害則知爲致知言爲知言德爲成德而踐于君子之域也果矣古之君子愛其人則憂其無成憂之也深則望其成也切望之忠也憂之亦忠也予之告君亦忠吾之忠而已故敢正其名曰彬而奉其字曰思成且序其說以復于君焉如此烏蜀山耕樵人柳貫述

柳待制文集卷十八

續金華叢書

題跋

跋鄭宣撫手簡

此套政宣撫鄭公七帖予四十年前常見之舅家陵雲山房今雖重復裝璜而工不善事固以僅存爲可喜而尤以易壞爲可憂矣初紹興八年胡忠簡公以樞密院編修官疏論秦檜王倫孫近可斬檜大恣命臨安府遣卒械送昭州將置之死所公爲臺諫與同列句龍如淵李誼共救解之而秘書省正字范如圭勅令所刪定官方疇亦爲言之吏部侍郎晏敦復遂得監昭州鹽倉至十年公以禮部侍郎爲檜陳善後之策七事豈非鑑救胡之失而欲彌縫其意者乎又豈非外示協順而內實盡夫忠規之益者乎第一帖所云叨冒今來差遣正謂是已曾侍郎開字天遊由禮部守婺先是開與檜論和議忤旨遂有是命開懼後禍辭甚力故提舉江州太平觀蓋未嘗至婺也李泰發卽莊簡公光正以紹興八年入參大政明年十二月罷以殿中

侍御史何鑄劾其狂悖故也二公皆檜所深嫉則第二帖固公在臺  
端時所遣無疑公以紹興十一年出宣諭川陝明年五月就命爲川  
陝宣撫副使至則於階成州營田抵秦州界凡三千餘頃歲收粟十  
八萬斛十五年奏減成都府路對糴米三分之一及本司激賞錢二  
十五萬緡十七年奏減兩川米腳錢三十二萬緡激賞絹二萬匹免  
勑增酒錢三萬四千緡六月又奏減科敷虛額錢歲二百八十五萬  
緡則第四帖所謂辛酉一出遂蒙寄委及緣此已與蜀人減科需二  
百萬緡特言所減科敷虛額夫豈過哉公自紹興十一年入蜀至十  
七年六月罷證以第五帖跨涉六載之說則未罷先一年也義榮待  
制兄謂默成先生潘公紹興八年潘公以中書舍人攝起居郎庭叱  
向子諱與俱罷歸閑里中遂不復起季誠必潛氏兄弟後一帖當與  
潘公所云似聞道貌清臞正以通候于公福慶潘公墳寺名也與公  
居相邇潘公省臺每必過公以是知之蓋公當秦檜主和柄國之日  
雖未嘗過爲岸異以取憎疾亦未嘗翕訛爲同以自陷于其黨中然



則檜之所以抑公至死而不悔者正所以伸公于天下後世者也翰墨之存誼烈昭然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又曰君子所履小人所覩予蓋三復是詩而有感焉

跋晏右向撰冲素處士鄭綺墓銘

右鄭處士墓銘一通蓋宋晏穆所作穆字宣明本蜀人後寓居衡湘中有文行與左丞相周公必大爲文章交所著有知非集行于世隆山季公伯弘爲作墓表謂穆卒于淳祐九年閏二月丁巳以處士卒後歲月較之銘正作于是年豈其臨絕之辭耶嘉熙四年五月六日趙與勳以朝請大夫來知婺州當年八月磨勘卽轉朝議大夫今尙云朝請則行狀乃六七月間所作無疑龜山楊公時每稱薛會通持已甚可畏雖泰山之勢不可屈臨財甚介人有餽紙百番者不見會通委而去直追至百里外還之會通大觀字也先入泗州府君從蘭溪得春秋羣疑辨二卷題云浦陽長樂朱恮撰後有石陵倪朴跋語謂恮之爲人無以考其詳倪距宋未百年已如此今則不可復知矣

觀其所述大概本尊王發微銘序謂其師大觀祖泰山孫氏要亦有  
所據依矣處士七世孫欽近至宗人景仁處究理家牒并得此文以  
歸蓋鑿石時所搨本也鼠蠹之餘幾欲埋廢欽遂裝潢成卷請予題  
甚急予方從客飲卽就案疏與之第恨老嫻不能多記考覈未精審  
耳足吾之所不足尙望繼予而執筆者焉

題楊仲弘序祖浩然求母事

蘇文忠公同時有朱壽昌嘗爲郎已乃棄其官行求母四方後竟得  
之同州文忠實爲賦詩且識其刺血寫經禮佛懺悔數事至今壽昌  
賴之以傳然談者或諉諸福報而不知母子天性固求無不獲也吾  
友仲弘甫序祖生謂大似壽昌亦知言矣乎予則以爲生母子相失  
兵間垂三十年當是時寇孽作連旁近縣鑄鼓所經族驅羣擄是豈  
一姓其能免死刀鎖脫身囚繫復爲民妻已甚幸矣顧甌閩崖嶠半  
萬里黃口稚兒亦何覲其有立而卒致我以歸也哉然則生母子所  
遇之時與生所以求之之意視壽昌益艱險矣雖微寫經懺悔而積

誠之至天弗違之况天性乎福報之來庸詎止是而已

記舊本春秋纂例後

右陸文通先生春秋纂例十卷平陽府所刊本末有識云泰和三年五月十三日秉文置其裝標猶用宋紹聖間故門狀紙蓋金仕宦家物也延祐三年貫客京師而得之校其中闕亡三十一紙從朋友假善本手書完裝綴成表先生之學其于春秋粹矣春秋言本三家公穀主釋經左主載事由漢立學官師資殊指故時時彈刺以相高言之唯而道之裂也唐啖趙氏作始析同辨異有義有例明三家之要歸示一王之矩則其道粲然矣先生嘗承趙學著其所聞爲書曰纂例微旨辨疑此其一也貫將讀而釋之益求二書以卒業焉天旣開予以例安知二書不踵爲余有耶蓋私竊喜之按金章宗之十一年改元泰和其三年則癸亥歲也於時北學稱趙閑閑公秉文卽公名知爲趙氏所藏無疑後癸亥七年章宗復土中原痺於兵又二十五年而金亡以是書免于灰殘躡滅以萬毀一存於壁藏甌覆之餘傳

閱幾姓幾室而至於余逆而計之亦一百一十六年物也況今無板本豈不尤可珍也哉得書後二年八月廿五日解梁柳貫記

跋松雪翁重畫陵陽牟公所作脫鞞返權二圖

宋自端平初士氣漸已萎茶董盧一二闕寺實爲之兆或者懲其既弊而深扼之不知覆車之道猶一跡也原始要終之論君子蓋勿少貸焉故端明殿學士陵陽牟公時在西掖棘棘有言未幾以姑熟太守章去國承望風旨以媒孽公短者方如蜂蝟公審知之作高力士爲太白脫鞞黃太史罷郡返權二圖且自爲贊當是時公之氣固已高揖李黃而與之肩視一二熏腐直蛇蝎耳就使沈香亭樂府承天院塔記足以爲吾詬病雖朝夜郎夕夔道曾何傷哉至德紹聖而後爲何如公之先見不可及矣悲夫後端平八十五年蒼龍庚申冬十月四日東陽柳貫書松雪翁重畫二圖後

題東萊先生手書送張孟遠序

呂成公白其再世始居婺婺爲余里記童時從諸父丈人行道公履

和秉懋與人居冲然也方唐與政陳同甫以文辭相高氣震厲無旁公在其間截如巨障莫有能闖之者久而二公未嘗不愜于其順而同于其義也張孟遠公同年進士由太末過公公序以酢其勤謂僕方自毒其底滯得孟遠之超軼絕出則窒通而狹廣其庶幾乎余意孟遠亦明儻人哉卽公而歸必有不與唐陳同病者矣序誠倉華之藥也清苑楊君祥嘗主處州遂昌簿得公手書此序余客燕見之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况斯文之未泯而典刑之具在言之烏可已也東陽柳貫書

跋高安蔡輔之家藏其五世祖仲舒賜第告

宋制賜進士第命中書行詞其書勅鄉貢進士姓某則南省第一人也此高安蔡中允景祐五年賜告曰石揚休者會稽新昌人至御史中丞卒國史載凡言行詳焉諸孫斆字子重朱文公嘗稱其學詩書之澤蓋與蔡氏相爲演漾今去之三百年想其一時科目之盛而人材之懿則此告之存真如寶龜之遺世其聲休猶足動人可玩而不

可襄也

題天野飛雲編

客有携雜詩賦一編示余其識天野飛雲而不著撰人名氏余讀未終矍然曰是咀澹而厭華幽光而淒韻其多得於騷家之性者歟何言之甚似也夫積陰之氣爲雲凝鬱氣散茫茫太空忽不知其所如雲非能以自神也凡其所以神者風乘之耳彼見其歷九天爲一野渺誰馮而誰翼將以爲陟陞皇而睨赫戲也耶抑以爲超無爲而鄰泰初也耶然則詩殄而騷萌肇于屈宋而成于揚馬豈獨求之聲而合哉客爲我遡寥廓而重訊天野之飛雲還有以啟我則騷家之苗裔庶其在是矣夫

跋吳越國命官墨制

右富韜守中吳軍蘇州長洲縣令制署云天福三年七月日而年月日與銜幅疊用吳越國印接天福晉高祖所紀元以世考之錢文穆下元瓘未卒之三年也韜以攝丞知縣事稍進秩守縣令雖其一時

一國之制然武肅王始受梁封爲吳越國王唐莊宗入洛乃賜玉册金印則此所用印是已夫受其封爵專制兩鎮用其印章自署官屬何名爲僭哉世或傳落星石制書有寶正年號謂吳越亦嘗稱帝改元而五代史獨不載之世家予竊意鏐之建國受命于梁梁亡無所於屬則改元而繫之吳越者有不得已焉唐旣錫册遂一用其正朔至崎嶇航海納貢中朝以保有其民使之完富安樂蓋三世四王繳如一日是宜子孫繩繩食其忠順之報于無已也秦漢而來每命一官輒刻印使佩之其章綬率有差等隋唐軍興始用版授後易以告身又有墨制大抵趨於便矣吳越以墨制命官使旣闕書而蘇於三吳之壤爲中前唐後宋第因姑蘇名州豈當時以爲巨鎮管陞軍額統州若縣而地志亦遺之歟歐陽公序集古錄謂可以正史傳之闕繆者此也此制流傳幾姓而王之裔孫昌化主簿君適得之誠一家之鎮寶哉

題趙明仲所藏姚子敬書高彥敬尙書絕句詩後

高公彥敬畫入能品故其詩神起韻勝如王摩詰在朝川莊李伯時  
泊皖口舟中思與境會脫口成章自有一種奇秀之氣人見其出藩  
入從而不知其遊戲人間直其寓耳姚子敬所書絕句十餘皆昔所  
逮見公詩之佳豈止是哉京城有隱者何得之曩與公及鮮于伯機  
同學爲詩年近八十而終嘗作詩題公墨竹亦蕭爽可喜因明仲好  
尙不羣手錄遺之或可併寘篋衍中也

題北還諸詩卷後

貫念歸既切方次前詩卷軸間留爲山中故實屬被命考試進士上  
京抵冒寒迺千里驛行風凌雪厲志念艱窘回想舊遊蓋不啻鼎魚  
之思沫而蓼蟲之語甘也間諗之翰林修撰楊君廷鎮以爲蘇李後  
上下數千年詩人賦客未必能以此時深涉此土今吾徒驅馳使事  
單操寸管以分割銖黍于經術詞藝之門非皇靈廣被文軌混同亦  
安能自與于斯哉故鞭鞅疲曳之餘竊爲詩一二以賦物寫景然抒  
吾懷之耿耿而閱吾生之子子情在其中矣傳曰聲成文謂之音若



聲與文則吾不知之也泰定元年正月十一日貫自題

跋虞司業撰嶺北行省左右司郎中蘇公墓碑文

自予遊京竊從廷臣知邊事者一二言和林城其地沃衍河流左右灌輸宜雜植黍麥故時屯田遺跡及居人井曰往往而在蓋陰山大漠益南數千里控扼形勢此爲雄要大德中邊庭嘗一擾矣亡幾天子爲輟右丞相順德忠獻王出涖其省事至則息兵勞農修傳置通貨財而先是王所遺留屯稱海帥臣張某亦以其田功來上未踰年士氣民情安全如初王薨而張適遄死屯耕事卽廢雖重臣踵接率蹈故常無復長慮後憂迫關陝變起今猝馳潰卒數十百騎闖門來責軍實則上下顛踣失措兵民相顧幾無所繫屬賴皇靈震烜尋自引去而譌言屢驚猶越月踰時方大雪塞野饑人狼籍道上趙郡蘇公時以左右司郎中始至卽白發倉實計口予食以哺之又下急符趣北境轉輸益募商人高估入粟充其儲峙縫紉調齊窮智畢力一年而端緒見二年而品式具滿三年而民庶樂遂人忘其艱耶御史

行邊者還言治狀朝廷輒加慰勉方以代往遲公歸用之而公之精力已疲耗于是甫及京遂卒蓋和林城國家始以宣慰使治其處于後建省常選勳戚大臣以鎮重之至耶吏亦優秩假寵其勞効灼灼則或階之以踐樞要然十數年來道路間可指稱者不過自王以及公豈非以其時之所遭而易爲功歟予見當今藩府望僚持文墨議論以與其長相上下每軋于盛氣不得展布甚則挫辱詬罵出危語中傷之者皆是也以公敏裕肅給獨能謀行行政施較著若是其所樹立有足動人矣使公幸當王時策邊防利害一一爲王陳之必能精訓練備耕戰三二年中計稱海之粟足支並塞數歲之食然後揚聲以暢天威將薄海以北無不嚮風讐服豈有黑子著面之足慮哉得其人而或失其時天帝之事皆若尋而已予讀公墓隧之碑而知其述作之意公所歷官其設施無一不可書者和林之事紀載獨詳此則史氏特書之例也夫事以顯諸文文以實諸事虞君之爲是辭固以公之制行于古無戾其業盛則其言豐其理直則其法備不有得

于今必有得于後矣然予區區表而出之則以其不盡于用者爲公悲而以其狃于晏安者爲世戒因予言而興起于斯文今不敢必其無人焉耳泰定元年十二月廿八日東陽柳貫識

魯國王文定公家傳後題

自紹興和議成而在廷在野諱於言兵養安忘恥至隆興內禪則已二十年所矣壽皇始志未嘗一日不在中原奈何淮江荆襄之師出輒敗衄尙敢望其闖鞏洛而窺恆衛也哉淳熙初年魯公時以翰林學士次對極陳自治之策其要在攜持法守觀釁俟隙今未可以輕淺動也于是首當帝意卽日除簽書樞密院事尋由同知進使遂代趙魏公爲右丞相又代梁鄭公爲左丞相壽皇在相其專且久者獨公前後凡歷十四年乃罷帝旣親履成敗益知矯輕警惰之言爲有味一時收攬眾正申飭邊防將以訖就安疆之勢大抵多公發之也論者以爲強榦弱支似矣而祖宗遺大投艱之意爲何如是不知古之君子其謀人之國者料事制變有本有末而先後利鈍初不暇計

龍川陳同甫三書五論非不朗烈俊快然要其成効則亦書生無用之空談而已天下之事蓋必審之而後知體之而後實有所得以庭堅不祀之論律之則公之此心固與諸葛孔明王導祖逖者同諒矣不然何爲子孫繩繩至於今而未墜也藐予晚出幸嘗早從鄉長老遊竊識公事一二備官京師而公之曾孫新瑞安州判官文彪字君采赴調適來出公家傳因誦所聞繫之卷末識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是在吾君采充之何如耳泰定二年二月十又五日太常博士柳貫敬題

跋唐李德裕手題王維輞川圖

唐詩辭之盛至杜子美兼合比興馳突騷雅前無與讓然方駕齊軌獨以予李太白而尤高孟浩然王摩詰之作後人謂清詩秀句爲知言是不單論其辭矣摩詰本太原人其別墅在京兆府藍田縣南輞川口卽宋之問莊邱壑遂美旣擅名闕輔而又得道友裴迪相與吟嘯其中蓋去尙書右丞在乾元以後冲襟曠度放寄林水物豈能嬰

拂之哉子美有解悶絕句十二首其一謂摩詰其一謂浩然浩然隱襄陽鹿門山終身不仕子美獨高是二人而惜其不得見之當是大曆初元索居夔州時則凝碧管絃之恨正有以深亮其心與上疏請釋房琯先後一機耳見世之以瓶汲畚積爲高深竊負譏評之柄以幸售其媚疾之私者爲不足道也舊傳摩詰作輞川圖好事者遂多臨做此卷有李文饒題尾又有諸鎮節度使印紙墨亦近古文饒在唐爲再世相家異時牛李之禍萌于褊而成于忌以子美概之抑弘遠矣子嘗有觀畫之法以爲以畫求詩不若以詩求畫家有輞川集每每喜爲人誦之今京師塵土中忽見此圖爲之慨想無已然子亦豈偏愛古人者哉

跋鮮于伯幾與仇彥中小帖

異時論至元間中州人物極盛由去金亡未遠而宋之故老遺民往往多在方車書大同弓旌四出蔽遮江淮無復限制風流文獻蓋交相景慕惟恐不得一日覩也故遊仕于南而最愛錢塘山水者予及

識其五人焉曰李仲芳高彥敬梁貢父解于伯幾郭佑之仲芳彥敬  
興至時作竹石林巒伯幾行草書入能品貢父佑之與三君俱嗜吟  
喜鑒定法書名畫古器物而吳越之士因之引重亦數人彥中廉訪  
公還自南閩嘗爲伯幾留連旬月時趙子昂解齊州歸吳興頗亦來  
從諸君讌集予雖不及接廉訪公而聞其鼓琴自度曲時時變聲作  
古調能使諸君滿引徑醉亦燕薊間一奇哉又數年仲芳以行御史  
臺照磨官先死而佑之出爲宣府判官伯幾得太常寺典簿亦死廉  
訪公居高郵疾病昇醫楊州死彥敬晚登朝至刑部尙書守大名貢  
父入集賢爲學士子昂自翰林承旨乞身歸皆得年後死離合存亡  
其不可復計者如是而錢塘人至今傳誥諸君以爲是于吾士有緣  
然則文士相從之樂殆亦造物者之所深靳雖欲累取迭致得乎予  
官京師特善公之子監察御史公哲出伯幾此帖而子昂實題其後  
企音徽之遂遠悵文會之寂寥志其盛以悲其衰鄰笛有聲予將掩  
耳而避之矣

跋陳慶甫所藏鮮于伯幾書自作飲酒詩

鮮于公面帶河朔偉氣每酒酣驚放吟詩作字奇態橫生此飲酒諸詩尤曠邁可喜遇其得意往往爲人誦之予亦尙竊識其一二蓋慶甫掾澗東公爲都曹其將去官則大德三年也又二年而公亡矣公在時其書人已貴重况今後之二十年餘明珠拱璧果何足珍惜哉

題秋池樓觀圖

四十年前予見杭越間故侯邸第有此景耳今皆化爲茂草荒墟而畫圖形似宛然在目盛衰之變何可復計予蓋不及其盛時况後於予者哉

書文集賢撰歐陽復初父墓誌後

論季宋人物世稱丞相信公之節之義而信公之學蓋出于歐陽氏歐陽氏有曰巽齋先生者當穆陵時侍講禁中最爲江文忠公所知廬陵人至今家有其書廬陵之學大抵歐陽氏之學也國子進士字致遠於先生爲從子是嘗與信公友善集賢君所誌宜得其實然不

知致遠之名猶及附見信公家集否乎世學之重復初其慎之哉

跋歐陽文忠公墨蹟

此六一公集古錄中元結撰陽華巖銘跋尾也結誠好奇矣所以汲汲于奇者豈亦有矯而然結何可及哉公之此論不甯爲結千百世而下爲人爲文皆當取法于斯焉抑好奇而不失乎正結之爲結公固知之他人不知也

題楊文節公手書學箴後

廬陵文節公始登朝時蓋與新安文公並召學術詞章要有同者然以廬陵之光儁亮潔新安之博碩粹精俱足以上當鼻陵特達之知矣此學箴九十六字是文節遺墨新淦曾貫之攜以示予予謂敬齋箴實此箴之目而此箴又敬齋箴之凡也惟得九方臯相馬法者可以審其同哉

跋江陵項平甫爲李文定公作盤居詩

項平甫先生初仕爲會稽教官時呂成公解太夫人服來越省伯舅



曾公愛其才薦之文公文公遂器許之由是登朱張氏之門其書見麗澤集中平甫世居栝自其先人始家江陵而栝之墳墓至今存焉後以言官胡紘嘗出力攻文公羞與同鄉里祇稱江陵學本經誼披根摘葉必極蘊奧計其輩行當在李文定公之前蓋文公守南康文定昉從之遊二公同出異流宜其交相引重不置也文定廬山人作書院建昌取公擇尙書白石庵山房舊名寓之而盤居者文定晏娛之所平甫賦詩六章題云爲盤居主人李敬子作所謂寶峰之陰雲居之陽其地去書院應不遠一時文獻之盛綽有乾淳遺懿下是則茫然矣宜黃李敬心曩以建昌郡文學攝承山房祠事因覽平甫之詩而有得于文定之所以自樂者歸亦扁其齋盤居粹乎尙德之意哉敬心早志于道今翰林學士臨川先生屢稱之文字間臨川論經少許可獨深味平甫之言敬心之取之抑其尊聞行知者歟然則戴瓊弁玉簪而曳霞衣月裳人之望君者如是而漸以中止屯以正行君之自得乃如彼何哉非審夫時物之情者殆未能終悉之也敬心

杉谷集卷十一  
索余言繫詩後姑概敘之

自題鍾陵藁後

余寄鍾陵三年無吏議之恇怯有拙者之逍遙每情至景會往往託諸吟諷以自識其竊祿之幸隨其所得輒亦次之藁卷揆諸風人之優柔賦客之微婉豈能希其千一哉臨川學者危太樸謂余有一日之長羸糧屏履忽肯來况留連旬餘請出余卷而誦之乃獨有會于心手鈔以實歸藁言將寘之雲林山房以與厭常嗜古者共之然余之詩出於余心宣於余口無雋味以悅人無鴻聲以驚俗上不足以企乎古下不足以貽諸今不過如嵇康之聽鍛阮孚之著屐以足吾之所好而已太樸之取之也其與余有同乎有不同乎余壹不能知之也余山中人旦夕受代東歸以是詩寘諸山中則林猿野鶴其將有以亮之矣

跋新建龍澤書院本末

當胡文定公與其子致堂先生留館龍澤山中正紹興初議棄地講

和時也其假辭春秋著王伯內外之略君臣父子之倫以竊附于復  
讐之誼今其書列在學宮則是龍澤山中一草一木猶能知公措辭  
之嚴而執義之正也而况故老襲傳漢南州高士徐孺子亦嘗讀書  
其地先賢軌躅宛其未泯而可忽哉里佳士熊君明能興其景行之  
思割已田以薦祀事賢矣曼碩內翰又能倡諸樂善之友身任買地  
建祠之責豈不尤賢乎藐茲晚出濫竽勸學敢三誦緇衣之章以庶  
幾乎聞風于千載之下而有以窺伊闕淵源之所自在此而不在彼  
也

跋谷平李氏家譜

谷平李氏始唐歷宋迨今天曆改元之明年藉譜以見者十九世蓋  
西平第七子觀察江西卒葬宜春子孫因留居而谷平之祖上距西  
平七世并譜見十九世爲二十五世矣西平薨逝在德宗貞元九年  
其歲癸酉閱五百五十二年而得今己巳夫固遠哉以五百五十二  
年之久兩更二十五世之蕃其嗣胤支庶有源有委可考不誣則以

譜存焉耳譜爲明宗收族而作者也使道散俗媮之餘知禮之家又不爲之立譜畫系以聯屬之則仁義之根株旣磔而孝弟之條肆愈戕世變日下將不止如塗人而已此家之有譜所以爲防範人心之一物而世固鮮能灼然知之也今谷平此譜之存由其積累之有自而維持之有人李氏其知是意則雖更閱二十五世而至于千百何贖乎予是以具論之

題江磯圖卷後

此江磯圖淮陰龍聖予先生所作余初見先生錢塘湖東年已七十餘疎髯秀睂頰身逸氣如古圖畫中仙人劍客時時爲好事者吟詩作書畫韻度冲遠往往出尋常筆墨畦町之外時余稚齒方出遊諸公間雖不敢牽率先生爲之而心實企慕焉此圖爲弁陽周公謹作公謹故家多蓄法書名畫先生之死蓋後公謹數年而公謹之子孫今盡棄其所藏余在燕嘗見其三四暨來豫章見集古錄蔣洪仲家今又從盱江周道益見此圖然不知此尤物何以能無脛翼而飛行

至是耶錢塘故都未及百年風流文物掃地盡矣獨其書畫之所存猶可想見其彷彿此固重夫攬古者之一慨云耳

跋朱文公與馬會叔尚書二帖

右徽文公手書二帖淳熙禮部尚書馬公從曾孫瑩彥珍所藏文公與尚書公同朝有交游之誼前一帖謂時論一變朝士多不自安所幸已在山中誤恩又得丐免似可少安然事不可料正恐亦難自保此正免南康辭江東轉運副使歸武夷山居時所遣後一帖謂舉子倉今歲不免自爲受輸又謂此間歲支三四百石而倉息僅及其半若得檢照舊例支除本錢乘此冬收糴數百石更三兩年當無闕乏之患也此必除知漳州上任後所遣蓋時尚書公爲福建安撫知福州漳其屬郡公至漳知其事弊欲稍爲疏理故有是請耳予以見前輩士大夫出處進退之間不惟沈幾先識足以表世而憂國愛民之意尤懇懇如也子澄則靜春先生劉氏其諱清之前帖言其始病而後帖遂悼其死又以見兩公篤夫交友之誼死生以之亦豈今人所

可企及哉所謂時論之變何世無之在朝在野顧其自處何如耳故家文獻雖遠猶存因攬遺墨爲之降歎輒書其後而歸之

跋朱張呂三先生手帖

當三先生之學行於東南之時小人或公肆詆欺而誠合志孚尤不爲無人蓋宋三百年陽消陰長之候肇於熙豐成於建紹而極於泰禧之間上虞李莊簡公則尤爲咸陽所深嫉者也直徽猷閣潘公德鄜以默成先生猶子婿莊簡家而與三先生問學切劘文公嘗誌其墓謂曾覲貧賤時嘗以詩文見及貴絕不與通使人來致殷勤亦輒不報其自信爲何如此卷三帖曰提刑中大者德鄜也德鄜以提舉湖北常平茶鹽改湖南提點刑獄公事故帖中首及湖南諸郡窘闕與修復石鼓諸事舍人公集序謂默成也今見公集中曰文潛文授者莊簡二子也宣公帖去都督府書寫機宜文字持母夫人喪時所遣成公帖亦居曾夫人禫服時作也今觀三帖隱憂世故砥礪學業藹然君子之言是豈與隨世殄滅者並哉帖今爲餘姚徐氏家物徐

氏而能聞風興起則亦豈不得爲君子之徒也歟東陽柳貫跋

跋司馬溫公修通鑑草

餘姚徐氏藏司馬文正公卽范忠宣手帖修通鑑藁一紙凡四百五十三字無一筆作艸則其忠信誠懇根於其中者可知已永昌元年其歲壬午晉元帝卽位之五年也自正月王敦將作亂至十二月慕容廆入零支而還每事第書發端一二字或四五字其下則以云云攝之校今通鑑是年所書凡目時有異同此或初藁而後更刪定之歟始公辟官置局前後漢則劉貢父自三國七朝而隋則劉道原唐訖五代則范淳父至于削繁舉要必經公手乃定此永昌一年事公不以屬道原而手自起艸何歟然則文正忠宣之手澤所存猶足企想元祐一時際會之盛豈固以翰墨爭長爲可傳哉

跋韓魏公手帖

此魏國忠獻公手帖末用安陽病叟印識所書名上筆意方嚴儼然弁冕紳鞞之容其心術之所形固足以強本朝而壯國勢矣公八世

孫性字明善定爲答歐陽文忠公書蓋文忠以治平四年自政府出知亳州明年移青又明年有太原之命堅辭不受遂改蔡以太子少師致其仕忠獻時亦自陝再易鎮鄉部文忠薨於熙甯五年忠獻薨於八年於是熙甯之政浸非治平之舊而宣靖之禍已芽孽於其間然則忠獻之料其必辭而喜其遂請有以見愛人以德之真而前輩所爲固若是嗚呼是足以觀世變矣

跋鄭資政雪竹賦

昔子舅鄭公子有保愛其先世故物如寶玉大弓罔敢失墜念先正資政公所作雪竹賦眞迹不可復得則求名手象雪竹於卷復請里中前輩用行艸縮體雜書是賦其後子三十年前見之公家陵雲山房今病耗十忘八九况袖簡之未亡如白水之再見爲之驚眩雜喜把翫不能釋手蓋自公下地家之所藏皆雲散烏滅而此卷乃獨賴其猶子子叔得不爲他姓之所鑿奪意北山之靈在所護持使先正之高風勁節因是弗泯猶足以爲後人憑藉之地不然一紙墨之微



亦安能傲兀世變而獨存哉此賦資政公未遇時作觀其負荷奮起之辭既有以信夫平生事業之著至于積羽將沈泥塗可拔則晚節竄斥流離之禍又已兆見于斯使當時媮合苟容之念一萌于心則絺繪雲月雕鏤冰玉祇以取嗤來世雖孝子慈孫欲爲之拭拭以蓋往愆誰其信之此士大夫所以砥身礪行常不敢後也葉公昌父小草出入章草義獻之間潘公希聲行書全倣顏徐迹其詞翰風流猶足想見承平故家文物之懿謂子知有管仲晏子則子豈齊人而已

跋家中所藏文公帖

予家舊藏文公答文叔明府一帖語真意切當爲門人高弟之宰於近邑者發也所云辛幼安過此極談佳政與諸朋友書不謀同辭者雖卽其實而贊之固所以深致策勵之意也學欲其成已而成物使夫學道愛人之訓講之不素則雖有是心而倒行逆施民有不被其惠者矣然則所貴乎游於大人君子之門而望其漸摩成就之益者蓋在此也幼安濟南辛稼軒於時必爲本路監司而考之文公集中

及門之士字文叔者五人帖既不著氏名亦莫之能定矣然以端叔嫂後來已安樂未也之語而推之則集中五人獨潘文叔有兄弟曰端叔赫叔此或潘文叔未可知也帖中亦及斯遠叔謹接集有與徐斯遠周叔謹往復書問今何從考質其是非姑竊記之嗚呼子生也後年運而往學絕教乖文獻不足徵矣若是數賢文公嘗所推重宜傳而不傳今將於何而證之耶昔者夫子之杞之宋而憂形于言其有以也夫其有以也夫

跋夏敬仲八詠賦序

昔子從鄉先生學爲文得八詠賦序而觀之以爲理明義莊辭全韻勝必如是而後可以言文欲蹈其繩矩襲其步驟嘗試爲之而才劣筆弱終莫能近信鉅文傑製之在天地間如福物異瑞要不可多見而屢得之也其後借書故家始見二賦而其序篇則固宣義郎致仕夏公敬仲先生之所作公登慶元丙辰進士甲科一爲安慶軍節度推官遂致其事其學出于東萊成公孟子曰觀於海者難爲水游於

聖人之門者難爲言言非難言而有其實爲難耳夫其立言之正發  
理之真則持之以游於大人君子之門雖等之游夏吾何慊乎哉公  
之六世孫逢慶從予游錄得此序并其二告爲卷請爲後題宋制甲  
科第一人注簽書節度判官第二至第五注制度推官掌書記五人  
自爲一等故告中云謹件夏明誠等五人慶元二年右丞相則京文  
忠公鏜參知政事則謝惠正公深甫何公澹此渡江後極盛之時于  
時吾鄉耆碩俊乂參立朝野各以文辭義理相高以有儒先爲之表  
厲也今去之未二百年耆老淪亡文獻掃地而盡若予之衰憊猶及  
與聞前修莊論之一二而旋顧後來何其繼歛踵武之甚稀也每一  
思念爲之凜然因逢慶請題而併及之亦庶乎其有聞風而興起焉  
者至正元年辛巳夏閏五月九日柳貫病間書

...元平辛巳夏國王民大日賜賈...

...之則然因致動靜感而制之亦...

...而亦其論之一二而其原亦來...

...个去之末二百半審未論曰文...

...亦其論之一二而其原亦來...

...亦其論之一二而其原亦來...

...亦其論之一二而其原亦來...

...亦其論之一二而其原亦來...

...亦其論之一二而其原亦來...

...亦其論之一二而其原亦來...

柳待制文集卷十八